



禪門寶訓
坤

熊
全
式



此章明德
人在正取林則
所謂見居
知其人見
形知其心
之謂

雪堂行續傳燈廿九龍門佛眼遠法嗣衢州烏巨雪堂道行禪師慶州葉氏子云云
禪山本續傳燈三十二徑山大惠果法嗣饒州薦福悟本禪師江州人也云云
入寺下六條路徑開瀾居處好廊廡修整是正好香燈不絕報恩好鐘鼓分明法令好粥飯精潔好
好僧行有規矩好

禪門寶訓集下

東吳沙門淨善重集

雪堂行和尚住薦福一日問暫到僧甚
處來僧云福州來雪堂云沿路見好長
老麼僧云近過信州博山住持本和尚
雖不曾拜識好長老也雪堂曰安得知
其為好僧云入寺路徑開闢廊廡修整
殿堂香燈不絕晨昏鐘鼓分明二時粥
飯精潔僧行見人有禮以此知其為好

吳公傳明未老

報恩好

晨

禪門寶訓

乃屬于朝之
下希顏為
運使延齡為
閣門候也張
詠字復之後
封定回公者
此致也
金陵上取堅
固之或下乃
沈塘之岸也

明治志未定
之中在

范廷齡薦一萬姓統誦張希
顏景德間知評鄉縣時張詠
問殿直范廷貴曾見好官員
否廷貴乃稱希顏詠問何以
知之答曰昨過其境驛傳橋
道皆修茸野無墮農肆無賭
博市易不誼夜宿邸中更鼓
分明以是知其為好官員也
詠乃薦于朝

長老雪堂咲曰本固賢矣然亦具眼
也直以斯言達于郡守吳公博朋曰這
僧持論頗類范廷齡薦張希顏事而閣
下之賢不減張忠定公老僧年邁乞請
本住持庶幾為林下盛事吳公大喜本
即日遷薦福
東湖集范廷齡
事未詳所出
雪堂曰金陵千里潰於蟻壤白壁之美
離於瑕玷况無上妙道非特金陵白壁
也而貪慾瞋恚非特蟻壤瑕玷也要在
劉子玄與宰相書曰足下韓退之與張僕射書曰執事即其例也惟執事則指左右之人等卑
皆可通用一自卑違尊例曰座前尤非也閣下降殿下一等座前降几前一等豈可僭用哉
張忠定公萬姓統誦濮州鄆城人趙宋太宗時進士兩知益州築隄灌田萬餘頃感惠及良民
皆信服卒贈左僕射諡忠定云云

東湖集羅湖野錄下靈源禪師居黃龍昭默堂與東湖居士徐師川夜話云云此人之集歌
金限千里一轉非于卷七喻老千丈之堤以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煙焚故曰白圭
行堤也塞其穴文人之慎火也塗其隙是以白圭無水難文人無火患此皆慎易避難敬細以
遠大者也

至十鵬宋史列傳卷百四十
六王十明字龜齡温州樂清
人云病重累章告老以龍圖
閣學士致士命下而卒年六
十紹興三年謚曰忠文
晦庵光緒傳燈卷三十三烏
巨行法嗣信州龜峰晦庵惠
光禪師建寧人云云
冠禮記曲禮上二十日弱
冠
見獨居士未考

志之端謹行之精進守之堅確修之完
美然後可以自利而利他也
與手鵬書
雪堂曰予在龍門時曷鐵面住太平有
言曷行脚離鄉未久聞受業一夕遺火
悉為煨燼曷得書擲之於地乃曰徒亂
人意耳
東湖集

雪堂謂晦庵光和尚曰予弱冠之年見
獨居士言中無主不立外不正不行此
語亘終身踐之聖賢事業備矣予佩其

準則也又
準所以稱準
以準繩為準
準即是為準
之準也

衡石之定禮記經解禮之
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
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
方圓也

鴻山道一為山警策伏望興
夾列志開特達之懷舉措着
他上流莫擅隨庸鄙

綱人廣眾前漢書淮未傳綱
人廣眾薦寵下輩師古曰
綱多也又見史記武安侯
傳

一人與萬人敵譚子術化曰
一人所以能敵萬人者非弓
力之投蓋威之至也

語在家修身出家學道以至率身臨眾
如衡石之定重輕規矩之成方圓捨此
則事口失準矣 廣錄 見儒居工者即雪堂父也

雪堂曰高菴臨眾必曰眾中須知有識
者予因問其故高菴曰不見為山道舉
措着他上流莫謾隨於庸鄙平生眾
不沈於下愚者皆出此語綱人廣眾中
鄙者多識者少鄙者易習識者難親果
能自奮志於其間如一人與萬人敵庸

或指舉措之間

田月猛

無人能測其器且量之美

隱特沈約七賢論風趣挺特

其言禮記曲礼上修身踐
言謂之善行

儒頗書洪範無偏無陂遵王
之義註偏不中也陂不平也

韻會改頗為陂

萬全前漢佐被傳萬舉萬全
利病後漢列傳羊續傳乃班

宣政令候民病利註損於人
曰病益於人曰利

鄙之習力盡真挺特沒量漢也予終身
踐其言始得不負出家之志矣 廣錄

雪堂謂且菴曰執事須權重輕發言要
先思慮務合中道勿使偏頗若倉卒暴

用鮮克有濟就使得成而終不能萬全
予在眾中備見利病惟有德者以寬服

人常願後來有志力者審而行之方為
美利靈源嘗曰凡人平居內照多能曉

了及涉事外馳便乖混融喪其法體必

了及涉事外馳便乖混融喪其法體必

明學者勤
多可到明
暗双時

善明古人未
又湯誓無裕後昆

氣勝志心
志也元氣也

以鍾養心志不
昏昏心呼吸之

不隨語言氣能
命於心者是

賢心能命
於氣者為不

人也又氣者
志之年也志者

氣之呼吸也

氣之呼吸也

氣之呼吸也

氣之呼吸也

氣之呼吸也

氣之呼吸也

氣之呼吸也

氣之呼吸也

氣之呼吸也

氣之呼吸也

氣之呼吸也

氣之呼吸也

氣之呼吸也

氣之呼吸也

氣之呼吸也

氣之呼吸也

氣之呼吸也

氣之呼吸也

啓迪後昆書本甲啓迪後人
又湯誓無裕後昆

應庵華純傳灯三十一虎午
隆法嗣明州天童應庵曇華

禪師漸州江氏子云云

阿容苟合史記卷北八封禪
書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前

漢司馬遷傳苟合取容

阿容苟合史記封禪書

風勝志孟子公孫丑上夫志
本之帥也氣體之充也

端人正士五子離婁下平本
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註端正也書秦誓囚奴正志

維那綱維僧只曲尺調格僧隻內外無不端之維那華梵兼舉即今之悅象也

詞事掌帝任之全教錢帛采麥出入僧取上曆也

監寺凡諸僧皆歸此寺主即今監寺也其職早長勤夏香火必接官負整爰廉能公謹上下並然

知客凡賓客絕白相圖三心對香茶迎請務令整齊也

藏經執掌藏經通或理或帳目錄常對對致者補完新者希終也

書記執掌文翰凡山門榜疏書簡祈禱語詞悉皆屬之

首座表率叢林人天眼目堂中首座分座說法開經後昆故曰首座也

普雲口續傳灯三十二雲居悟禪師法嗣南康軍雲居普雲自山禪師綿州雍氏子云云

十村僧續傳灯廿三草堂清
法嗣台州万年雪巢法十禪

師太師襄陽郡王李公遵勉
之玄孫也

白楊順續傳灯二十九佛眼
法嗣撫州白楊順禪師綿州

文氏子

通烏頭續傳灯廿四長蘆
禪師法嗣真州北山法通禪

師

用姪續傳灯卅三雲居悟禪
師法嗣務州雙林德用禪師

本郡戴氏子

欲思紹佛祖之任啓迪後昆不可不常
自檢責也廣錄

應菴華和尚住妙果雪堂未嘗一日不
過從間有竊議者雪堂曰華姪為人

悅利近名不先譽後毀不阿容苟合不
佞色巧言加以見道明白去住條然兩

子中難得予固重之且菴逸事

雪堂曰學者氣勝志則為小人志勝氣
則為端人正士氣與志齊為得道賢聖

則為端人正士氣與志齊為得道賢聖

則為端人正士氣與志齊為得道賢聖

則為端人正士氣與志齊為得道賢聖

則為端人正士氣與志齊為得道賢聖

則為端人正士氣與志齊為得道賢聖

則為端人正士氣與志齊為得道賢聖

則為端人正士氣與志齊為得道賢聖

則為端人正士氣與志齊為得道賢聖

則為端人正士氣與志齊為得道賢聖

則為端人正士氣與志齊為得道賢聖

則為端人正士氣與志齊為得道賢聖

則為端人正士氣與志齊為得道賢聖

則為端人正士氣與志齊為得道賢聖

則為端人正士氣與志齊為得道賢聖

則為端人正士氣與志齊為得道賢聖

則為端人正士氣與志齊為得道賢聖

則為端人正士氣與志齊為得道賢聖

則為端人正士氣與志齊為得道賢聖

則為端人正士氣與志齊為得道賢聖

廣錄

廣錄

廣錄

廣錄

廣錄

廣錄

廣錄

廣錄

廣錄

廣錄

廣錄

廣錄

廣錄

廣錄

廣錄

廣錄

廣錄

廣錄

廣錄

廣錄

廣錄

廣錄

廣錄

廣錄

易乾卦九五
見大人何誦
也子曰同也

相水水流
濕火就燥
從虎聖人
作而万物
親本于天者
比平者親于
下則各從其
類也又詩曰
上下皆同德
不雲際會
取如天地雨
露万物生
輝

海納文選卷十袁彥伯王國
名臣序贊方寸海納
量如大海無冰不納心非山石無物不
容也

招提名義集七招提梵云招
關提舍唐言四方僧物但筆
者訛徐招提此翻別房施後魏大武始光元年造伽藍創立招提之名

虎咲風烈龍一者經序雲集而龍興虎嘯而風起物之相感有自然者也易乾卦九五曰同聲相應以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

江西馬邑傳六馬檀香劉勰曰江西主木寂湖南主石頭往來憶不見三木士為無知矣
百丈傳六六丈章檀信請於洪州新吳界在大雄山以居處岩巖峻極故号之百丈
南泉傳八南泉章後扣木寂之室頌然空得遊戲三昧云云
南嶽石頭傳十四石頭章師於唐天室初蘄之禪山南寺之東有石狀如臺乃結庵其上
時號石頭和尚
藥山傳十四南嶽石頭希
通禪師法嗣澧州藥山惟儼
禪師綽列人姓韓氏云云
天皇傳十四石頭希遷法
嗣荆列天皇道悟禪師終列
東陽人也姓張氏云云
千載一合一文選十聖主得
賢臣頌上下俱欲欽然
千載一會論說無礙真如
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
大壑
潛然詩大東潛焉出滌
下類

耶用姪不對用姪處已鮮儉與人甚豐
接納四來畧無倦色高庵一日見之曰
監寺用心固難得更須照管常住勿令
踈失用姪曰在某失為小過在和尚尊
賢待士海納山容不問細微誠為大德
高庵咲而已故叢林有用大碗之稱
雪堂曰學者不知道之所向則尋師友
以參扣之善知識不可以道之獨化故
假學者贊祐之是以主招提有道德之

師而成法杜必有賢智之衲子是為虎
咲風烈龍驤雲起昔江西馬祖因百丈
南泉而顯其大機大用南嶽石頭得藥
山天皇而著其大智大能所以千載一
合論說無疑翼然若鴻毛之遇風沛乎
似巨魚之縱壑皆自然之勢也遂致建
叢林功勛增佛祖光耀先師住龍門一
夕謂予曰我無德業不能浩歸湖海衲
子終愧老東山也言畢替然予嘗思之

明古人去住
自由進退
洒几彩

竹庵續傳并七九佛眼遠法
嗣龍翔竹庵主建禪師成都
史氏子

有同論語子路子曰先有司
朱註有司眾職也

直可以論語微子柳下惠
為士節三黜人曰子未可以

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從而
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

父母之邦
劉向傳猶不忘君倦之義也

旬浹說文旬偏也十日為旬
徐曰周匝十日而言之浹增韻十日幹一周曰浹

衆興業上晉平微之字子猷嘗居山陰夜雪初霽月也清朗四壁皓然獨酌酒詠尤思招隱
詩夕憶戴逵時遠在剡便夜乘小船詣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友人問其故曰本乘興而行
興盡而返何必見安道邪

取捨宜
三思可行

今為入師法者與古人相去倍萬矣

與竹菴書

雪堂曰予在龍門時靈源住太平有司

以非意擾之靈源與先師書曰直可以

行道殆不可為枉可以住持誠非我志

不如放意於千巖萬壑之間日飽藟粟

以遂餘生復何倦也乎不旬浹間有黃

龍之命乃乘興歸江西 聰首座記聞

雪堂曰靈源好比類衲子曰古人有言

古人有言 權非子卷八桓赫曰刻削之道鼻莫如小鼻大可小不可大也目小
可大不可小也舉事亦然為其不可復者也則事寡敗矣
此言雖小 文選卷十一曹元首代論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扶者衆也此言雖小可
以鑒天

為土木偶人者耳鼻先欲大口目先欲

小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夫為土木偶人

而耳鼻先小口目先大人或非之不可

改也耳鼻大則可以小口目小則可以

大學者臨事取捨亦宜如是 不厭三思

可以為忠厚之人也 記聞

雪堂曰萬菴送高菴過天台回謂予言

有德黃首座隱景星巖三十載影不出

山龍學耿公為郡特以瑞雲迎之贊辭

古人容易
三不卷用音

萬庵續傳并世二木惠果法
嗣河州東林萬庵道頌禪師
潼川人族鮮于氏
德實首座未考

便漢制行長守分相合為符信也

羅說大小交肩之數

隱山傳八馬祖法嗣澗州

龍山和尚亦隱山澗山介和

尚行脚時迷路到山因參禮

次師問此山無路閣黎向行

廢處來洞山曰無路且置和

尚從何而入師曰我不曾雲

水洞山云和尚住此山多少

時師曰春秋不涉洞山云此

山先住和尚先住師云不知

洞山云為什麼不知師曰我

不為人天來云七洞山又問

和尚見箇什麼道理便住此

山師云我見兩箇泥牛關入海直至

如今無消息師曰有頌云三間茅屋從來住

道神光石境閑莫作是非來辨我浮生空繫不

根多貪喜物
曰根
龍帝抱獨獲
之根心
固氣不世分
出日間氣和
伊尹周文類
也又謂士格
之人于世事
也

間氣少埋群書使英才間氣註遂使英偉間生之才蓋乎公孫五下五百生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註自堯舜至湯且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為世謂其人開聖德業或在於一世者為之輔佐若車陶可鑑百鏡照像研醜難能淺潭乃映中天室鑑毛髮難也不假造作人所守之節望正不移

清此一非德在符人莫鑑於深水而鑒於止水

更論華重仕曾子曰夫子道忠恕而已矣

伎倆書畫事人有習伎倆

此章明外
物可以于不
為懷
明古人鄭
重純真
全不涉外
物

以偈曰三十年來獨掩關使符那得到

青山休將麴未人間事換我一生林木

閑使命再至終不就耿公嘆曰今日隲

中之流也萬菴曰彼有老宿能記其語

者乃曰不體道本沒溺死生觸境生心

隨情動念狼心狐意諂行誑人附勢阿

容徇名苟利非真逐妄背覺合塵林下

道人終不為也予曰贊亦僧中間氣也

進事

一五百年三王起
一五百年三王起

雪堂生富貴之室無驕倨之態夷躬節

儉雅不事物住烏巨山衲子有獻鐵鏡

者雪堂曰溪流清此毛髮可鑑蓄此何

為終却之行實

雪堂仁慈忠恕尊賢敬能戲咲俚言罕

出于口無峻阻不暴怒至於去就之際

極為介潔嘗曰古人學道於外物澹然

無所嗜好以至忘勢位去聲色似不他

而能今之學者做畫伎倆終不奈何其

能狀
トコト

古人格外示
身負非庸
流可及

撫循上愛
下順也乃
寫就早之
也

四似關事義匹似關是方語
猶云沒緊要

國崖而退非山水君其涉
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
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
君者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
方侍者續傳燈七三黃龍新
法嗣吉州木山方禪師臨江
龍巖氏子云云
赤子書康誥若保赤子前漢
書西京雜傳註師古曰赤子言
其新生未有眉髮其色赤
慘怛漢武記支體傷則心慘
恨

中和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
中如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
仇讎在傳成十八年君之仇讎而我民用烟也言懷冤相報之
言不妄言怒之心也

欺罔論語雜也可欺也亦可罔也
秀圃通續傳并八天衣懷法嗣東京法雲寺法秀圃通禪師秦列隴城辛氏子

悖禮者經子曰不愛其親而
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
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
垂範後
運傳論方軌前秀垂範後
見

先正其心
大學欲脩其身者
先正其心
有念嗟
不得其正

故何哉志不堅事不一把作匹似關耳
行實

雪堂曰死心住雲巖室中好怒罵衲子
皆望崖而退方侍者曰夫為善知識行
佛祖之道號令人天當視學者如赤子
今不能施慘怛之憂無撫循之恩用中
和之教奈何如仇讎見則詬罵豈善知
識用心乎死心拽拄杖趁之曰余見解
如此他日請奉勢位苟媚權豪賤賣佛

於此心定如此也
惡惡之承
惡惡之承
惡惡之承

法欺罔輩俗定矣予不忍故以重言激
之安有他哉欲其知耻改過懷慕不忘
異日做好人耳
聰首座記聞
自家白

死心新和尚曰秀圃通嘗言自不能正
而欲正他人者謂之失德自不能恭而
欲恭他人者謂之悖禮夫為善知識失
德悖禮將何以垂範後乎
與靈源書
死心謂陳瑩中曰欲求大道先正其心
少有念嗟氣也則不得其正少有嗜慾

念嗟下本係
懷上上好之
甚心下好之
心

在已而忘來
以底親切

章明道無古今得失只在人心

憤心欲通而未通也排口欲言而未通也

章明無道初子有三根萃似曉后曰地

捷徑離騷一何桀紂之昌被
夫唯捷徑以窮途註捷邪
出也徑小路也唐史盧藏用
始隱終南山晚乃徇權利用
馬美植曰終南乃仕官之捷
徑也

心憤口口論語述而子曰
不憤不啓不啓不發註擊
曰孔子與人言必待其人心
憤口口憤口乃後啓發為說
之如此則識思之深也

繼踵曰比春秋累世而有一聖人繼踵
孺子尚書洛誥孺子其朋註孺子稚子也

學者之感服比皆主者行依

識之謂也誠之道二カナリ人初之トモ
神也守之誠入之通也

鄉黨論語雅也子曰無以與
爾隣里鄉黨平註鄭本曰五
家為鄰五鄰為里方二千五
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

亦不得其正然自非聖賢應世安得無
愛惡喜怒直須不置之於前以害其正
是為得矣廣錄
愛惡喜怒ラホク格殺セサニ效下

死心曰節儉放卜最為入道捷徑多見
學者心憤口口排口孰不欲繼踵古人
及觀其放卜節儉萬中無一恰似庶俗
之家子弟不肯讀書要做官人雖三尺
孺子知其必不能為也廣錄

死心謂湛堂曰學者有才識忠信節義
死心注

胸中

者上也其才雖不高謹而有量者次也
其或懷邪觀望隨勢改易此真小人也
若置之於人前必壞叢林而汚瀆法門
也實錄

死心謂草堂曰凡住持之職發言行事
要在誠信言誠而信所感必深言不誠
信所感必淺不誠之言不信之事雖平
居庶俗猶不忍行恐見欺于鄉黨况為
叢林主代佛祖宣化發言行事苟無誠

昔下明水火
不並立之
意

商賈商賈會坐賣售也行實
曰商坐販曰賈
屠沽說文屠劊也尸子曰屠
割肉沽論語鄉黨沽酒市脯
不食

閭閻前漢儒林傳興于閭閻
師古註閭里門也閭里中門
也
負販禮記曲禮雖負販者必
有尊也

如捧漏卮戰策齊策今日亡趙則明白及齊楚矣且夫救趙之務宜若奉漏卮沃焦釜云云

韓子宋史二百四韓駒字子蒼仙鑿人

圓照趙僧傳十四圓照禪師諱宗本出於管氏常州無錫人也治平初懷公退居吳江壽

趙明且忠
及齊救趙
之急務宜
若捧漏卮
而沃焦釜

古人道德
感入宜是如
君臣父子

聖院使使者李公復圭過懷公夜語曰瑞光法席虛願得有道衲子玉之懷托本曰無論此道
人者耳既至瑞光云自是法席日盛衆至五百人杭州太守陳公襄以兼天興教二刹堅請欲
往而韓人留之益甚又以淨慈懇請之曰借師三年為此邦植福不敢久占本責曰誰不欲
作福蘇人識其意聽赴之學者又倍於瑞光既而蘇人以乃壽龍華二刹請居之迎者千餘
人曰始借我師三年今九載
矣義當見還欲奪以飯粥州
守使縣尉持卒徒護之乃不
敢奪元豐五年以道場付其
門人善本而居於瑞峯庵蘇
人聞之謀奪之懼力不勝欲
發而未敢也時今待制曾公
孝序適在蘇蓋嘗問道於本
而得其至要因謁之庵中具
無江津既辭去本送之登舟
語笑中載而飯以慰蘇人之
思於是飯本於穹窿山福臻
院時年六十三矣

死心曰晦堂先師昔遊東吳見圓照赴
淨慈請蘇枕道俗爭之不已一日此我
師也汝何奪之一曰今我師也汝何有
焉一本見林間錄
死心住翠巖聞覺範竄逐海外道過南
昌邀歸山中迎待連日厚禮津送或謂
死心喜怒不常死心曰覺範有德衲子
鄉者極言去其圭角今罹橫逆是其素
分予以平日叢林道義處之識者謂死

信則湖海衲子孰相從焉黃龍實錄

死心曰求利者不可與道求道者不可
與利古人非不能兼之蓋其勢不可也

使利與道兼行則商賈屠沽閭閻負販
之徒皆能求之矣何必古人棄富貴忘

功名灰心泯智於空山太澤之中澗飲
木食而終其身哉必謂利與道行之不

相透礙譬如捧漏卮而灌焦釜則終莫
能既濟矣與韓子蒼書

能既濟矣與韓子蒼書

如捧漏卮戰策齊策今日亡趙則明白及齊楚矣且夫救趙之務宜若奉漏卮沃焦釜云云

韓子宋史二百四韓駒字子蒼仙鑿人

圓照趙僧傳十四圓照禪師諱宗本出於管氏常州無錫人也治平初懷公退居吳江壽

聖院使使者李公復圭過懷公夜語曰瑞光法席虛願得有道衲子玉之懷托本曰無論此道
人者耳既至瑞光云自是法席日盛衆至五百人杭州太守陳公襄以兼天興教二刹堅請欲
往而韓人留之益甚又以淨慈懇請之曰借師三年為此邦植福不敢久占本責曰誰不欲
作福蘇人識其意聽赴之學者又倍於瑞光既而蘇人以乃壽龍華二刹請居之迎者千餘
人曰始借我師三年今九載
矣義當見還欲奪以飯粥州
守使縣尉持卒徒護之乃不
敢奪元豐五年以道場付其
門人善本而居於瑞峯庵蘇
人聞之謀奪之懼力不勝欲
發而未敢也時今待制曾公
孝序適在蘇蓋嘗問道於本
而得其至要因謁之庵中具
無江津既辭去本送之登舟
語笑中載而飯以慰蘇人之
思於是飯本於穹窿山福臻
院時年六十三矣

死心曰晦堂先師昔遊東吳見圓照赴
淨慈請蘇枕道俗爭之不已一日此我
師也汝何奪之一曰今我師也汝何有
焉一本見林間錄

死心住翠巖聞覺範竄逐海外道過南
昌邀歸山中迎待連日厚禮津送或謂

死心喜怒不常死心曰覺範有德衲子
鄉者極言去其圭角今罹橫逆是其素

分予以平日叢林道義處之識者謂死

分予以平日叢林道義處之識者謂死

上智下愚不移

寬厚賈誼過秦論寬厚而愛

葵曰亦難守士葵曰不救炎

懷山書堯黃湯曰洪水方割

捧土文選卷九朱叔元為幽

修行人無二念底大意

主者不好索後漢公論

都邑在傳莊公二十八年九

心無私於人故如此

西山記聞

死心謂草堂曰晦堂先師言人之寬厚

得於天性若強之以猛必不悠久猛而

不久則返為小人悔慢然邪正善惡亦

得於天性皆不可移惟中人之性易上

易下可從而化之

草堂清和尚曰燎原之火生於葵曰懷

山之水漏於涓曰夫水之微也捧土可

塞及其盛也漂木石沒丘陵火之微也

人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

約通

約通

約通

約通

約通

勺水可滅及其盛也焦都邑潘山林與

夫愛溺之水噴恚之火曷常異乎古之

人治其心也防其念之未生情之未起

所以用力甚微收功甚大及其情性相

亂愛惡交攻自則傷其生他則傷其人

殆乎危矣不可救也

革堂曰住持無他要在審察人情周知

上下夫人情審則中外和上下通則百

事理此住持所以安也人情不能審察

衲子不知因
早魚所容
身

却行而未前家語備行孔子
在衛冉未言於季孫曰國有
聖人而不能用法以求治是
猶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
得而已

山堂續傳燈二十三輩堂清
法嗣隆興府黃龍山堂直震
禪師金陵趙氏子云云

大陽平侍者大惠武庫大陽平侍者預明安之室有年雖盡得其旨惟以生滅為已任齊階同
列忌出其右者瑯琊廣照公安圍鑿居眾時汾陽禪師令其探明安宗旨在大陽因平密授明
安嘗曰與洞上一宗非遠即覺也二師云有平侍者在明安以手指胃云平此處不佳又捏捏

羨林且取可
貴袍道
衲子

指又中示之云平尚去當死於此耳暨明安遷寂遺囑云瘞全身十年無難富為大陽山打供
入塔時門人恐平將不利於師遂作本和文都尉所施黃白器物書於塔銘而實無也平後住
大陽忽云先師靈塔風水不利取而焚之山中耆宿切諫平云於我有妨遂發塔顏見如生
薪盡儼然眾皆驚異平乃鑿破其腦益油新俄成灰燼眾以其事聞于官坐平謀塔中物不孝
還俗平自稱黃秀才謁瑯琊
瑯琊云昔日平侍者今朝黃
秀才我在大陽時見你做處
遂不納之謁不安亦不顧
平流浪無所依後於三义路
只遭大蟲食之竟不免大陽
印又之記悲哉

如和尚未詳佛眼遠法嗣雲
居法如禪師欽見于續傳燈
卷二十九
親錄 受勿定日親惡為遠之錄

下情不能上通上下乖戾百事矛盾此
住持所以廢也其或主者自恃聰明之
資好執偏見不通物情捨僉議而重已
權廢公論而行私惠致使進善之途漸
隘任眾之道益微毀其未見未聞安其
所習所蔽欲其住持經天傳遠是猶却
行而求前終不可及 與山堂書

革堂曰學者立身須要正當勿使人竊
議一涉異論則終身不可立矣昔大陽

平侍者道學為叢林推重以處心不正
識者非之遂致終身坎坷逮死無歸然
豈獨學者而已為一方主人尤宜祇畏
與十書記書

革堂謂如和尚曰先師晦堂言稠人廣
眾中賢不肖接踵以化門廣大不容親
疎於其間也惟在少加精選苟才德合
入選者不可以已之所怒而疎之苟見
識庸常眾人所惡者亦不可以已之所

緘默上封也
下不言也時
孔子觀周入
右授之廢者
至人季三緘
其心而銘其
背曰天我事
四時何行地
不塞万物何
人校不塞事
何成以石慎
言之人也又
人之通說

近者悅 論語子路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踈山 靈隱佛海晤堂惠遠法嗣踈山啟庵如本禪師欽

空首座 續傳灯九三草堂清法嗣福州雪峰東山慧空禪師本郡陳氏子

石頭 傳燈卷十四石頭希遷大師法嗣二十一人同六卷江西道一禪師法嗣八十四人其中拔萃百丈南泉臨濟曹寂宗不梅等同十六卷雪峯義存禪師法嗣四十二人同十九卷雲門文偃禪師法嗣六十一人

駕駿四馬在軌曰駕後馬曰駮一乘四馬曰駟
六轡下晉具切車在四馬各兩轡共八轡以駮馬內兩轡繫於鞍駮馬外兩轡及夾轅兩服馬四轡分四馬手以為六轡

黃龍續傳灯十五黃龍慧南禪師法嗣二十四人
五祖續傳灯二十五五祖演禪師法嗣二十二人

策馬等也以鞭擊馬也

駟 說文駟一乘也徐曰四馬也
六轡 記曲禮註疏御馬索車四馬各兩轡以駮馬內兩轡繫於鞍駮馬外轡及夾轅兩服馬轡分置兩手故詩曰六轡在手
自專 中庸賤而好自專

愛而親之如此則賢者自進不肖者自退
最林安矣若夫主者好逞私心專己喜怒而進退於人則賢者緘嘿不肖者競進紀綱紊亂最林廢矣此二者實住持之大體誠能審而踐之則近者悅遠者傳則何慮道之不行衲子不來慕乎

踈山石刻

草堂謂空首座曰自有最林已來得人
之盛無如石頭馬祖雪峰雲門近代唯

黃龍五祖二老誠能收拾四方英俊衲子隨其器度淺深才性能否發而用之
譬如乘輕車駕駮駒總其六轡奮其鞭策抑縱在其顧盼之間則何往而不達哉

廣錄
草堂曰住持無他要在戒謹其偏聽自專之蔽不主乎先入之言則小人諂佞迎合之譖不可得而惑矣蓋衆人之情不一至公之論難見須是察其利病審

不一至公之論難見須是察其利病審

取捨不可
輕定

守道士為
名利不可

飯梁之義穀也

雷肥土墜也下肥賦也言所

食者皆在穀味物也是謂

出家非會食也

隆興府黃山堂道震祥呼金後
趙氏子詞而常善祥呼

鵲韻會稱脂切說文鳴鶴也

徐曰俗呼為鶴一日為也

鵲韻會稱脂切說文鳴鶴也

趙州訪一傳灯十趙州章師問院主什麼處來對云送生來師云鴟為什麼飛去院主云惟某

甲師云是什麼語話院主却問鴟子為什麼却飛去師代云為某甲有殺心在

在國叙其要覽上律云眾生食即為鬼子母也毗奈耶云訶利帝母為求愛見佛為受三般五

戒已自佛言從今何食佛言勿憂於剎部洲有我弟子每食次出眾生食施安皆令飽滿
古人與地虎一傳灯十一卷嚴陽尊者章師常有一蛇一虎隨從左右手中與食

罔然言不知其理也
伍取也五人相參寤又伴也

老龐曰一傳灯卷八河西道

十禪師法嗣襄州居士龐蘊

者衡州衡陽縣人也字道玄

云云偈曰但自無心於万物

何妨万物常圍遶鐵牛不怕

獅子吼恰似木人見花鳥本

人本體自無情花鳥逢人亦

不礙心境如只這是何慮

菩提道不成

其可否然後行之可也

疎山寶錄

草堂謂山堂曰天下之事是非未明不

得不慎是非既明以理決之惟道所在

斷之勿疑如此則姦佞不能惑強辯不

能移矣

清泉記聞

中堂震和尚初却曹山之命郡守移文

勉之山堂辭之曰若使飯梁齒肥作貧

名之衲子不若草衣木食為隱山之野

人

清泉才庵主記聞

鵲韻會稱脂切說文鳴鶴也象形集韻鵲雉名

趙州訪一傳灯十趙州章師問院主什麼處來對云送生來師云鴟為什麼飛去院主云惟某

甲師云是什麼語話院主却問鴟子為什麼却飛去師代云為某甲有殺心在

在國叙其要覽上律云眾生食即為鬼子母也毗奈耶云訶利帝母為求愛見佛為受三般五

學者專修練可及白習

草堂注一蛇一虎非鳴鶴之雛鳴鶴從而號

之何也以其有異心故牛豕非鸚鵡之

馭鸚鵡集而衆之何也以其無異心故

昔趙州訪一菴主值出生飯州云鴟子

見人為甚飛去主罔然遂躡前語問州

州對曰為我有殺心在是故疑於人者

人亦疑之忘於物者物亦忘之古人與

地虎為伍者善達此理也老龐曰鐵牛

不怕獅子吼恰似木人見花鳥斯言盡

不

怕

獅

子

吼

恰

似

木

人

見

尚書四訂定
依義可行

周居士增續傳燈卷一
老衲祖證法嗣丞相益國周
公監丞成業周公不知二人
之中何當

御下御治也便也
無辜誅十月之交無罪無辜
誣口誣亡書大禹讓與其殺
不幸幸失不經

尚書職原曰辨相當從四位
上唐名尚書事物紀原卷五
尚書秦官秦時少府遣使四
人在殿中主發書故謂之尚
書劉向新序曰齊宣王為太室香車諫王召尚書尚書之名則七國時已有其官兵漢百官表
曰成帝建始四年始置尚書四人統事始云尚書也出納王命敷奏萬機政令所由宣選舉所
由定罪賞所由正李固曰尚書猶天之北斗斟酌元元運平四時

此意
以知非為賢
聖以飾非
為庸愚

之矣 與周居士書

中堂曰御下之法恩不可過過則驕矣
威不可嚴嚴則怨矣欲恩而不驕威而
不怨恩必施於有功不可妄加於人威
必加於有罪不可濫及無辜故恩雖厚
而人無所驕威雖嚴而人無所怨功或
不足稱而賞之已厚罪或不足責而罰
之至重遂使小人故生驕怨矣
山堂曰佛祖之道不過得中過中則偏

改之勿吝尚書仲旭之誥改過不吝

節句公制也
制正字通

趙超然萬姓統譜卷八十三趙令衿太祖五世孫靖康初論事被謫高宗召見衿奏乞留云
後封安定郡王續傳燈二十八口悟勤法嗣郡王趙令衿字表之號超然居士

須殊奢
華不飾儉
縱肆不謹
慎

李成兵通鑑綱目續編卷十三宋高宗紹興元年春正月以張俊為江淮招討使岳飛副之
時孔彥舟據武陵張用據襄
漢李成據江淮湖湘十餘郡
尤悍強連兵數方有席卷東
南之意多造符讖幻惑中外
久困江州朝廷患之以俊為
招討使俊請岳飛同討許之

於患難間
有所果斷
坦然

○張俊追敗李成于黃梅成
奔劉豫且俊引兵渡江追成
至蘄州黃梅縣大敗之其眾
數萬皆潰成北走降劉預
雲門菴大惠年譜住白米州雲
門菴之江西路南昌府有雲
門菴今指江西

邪天下之事不可極意極意則禍亂
今之人不節不謹殆至危亡者多矣然
則孰無過欤惟賢達之士改之勿吝是
稱為美 與趙超然書

中堂同帶尚書子蒼萬菴顏首座賢真
牧避難于雲門菴韓公曰問萬菴近聞
被李成兵吏所執何計得脫萬菴曰昨
被執縛亂凍連日自度必死矣偶大雪
埋屋其所繫屋壁無故崩倒是夜棄脫

唐新書 勾公 史記 增
勾分別也 置日區也 今取
此分決 漸之美
百丈一統 卷四十九 南昌府山
川部 出之

進退卷舒
不關金情

三請而行 禮記表記子曰
車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
易進而難退則亂也故君子
三揖而進 辭而退 以遠亂
也

者百餘人公曰正被所執時如何排遣
萬菴不對公再詰之萬菴曰此何足道
吾輩學道以義為質有死而已何所懼
乎公領之因知前輩涉世禍害死生皆
有處斷矣 真牧集

山堂退百又謂韓子蒼曰古之進者有
德有命故三請而行一辭而退今之進
者惟勢與力知進退而不失其正者可
謂賢達矣 記聞

野菴續傳灯三十二本惠東法嗣水陸野庵和尚無錄

暴慢論語恭伯動容貌斯遠暴慢矣

老夫舉家一木惠武庫廬山李商老因修道犯王聖家病腫求醫不効乃淨掃室宇骨肉各令
齋心焚香誦懺盛光咒以禳所忤未滿七日夜夢白衣老人騎牛在其家忽地陷旋白沒去野
日大小皆無恙

主者以公論
為懷

元首座責之續傳灯二六中
悟勤法嗣成都府昭覺徹庵
元禪師綿州鄧氏子云本惠
武庫師在室峰時元首座極
見喜一日請假往謁李商老
云一月日便飯後四日方
飯充見處云噫野了也無常
迅速師不竟汗下
唯唯未選五十一東方曼倩非
有先生論非有先生伏而唯
唯註良曰唯唯敬聽之辭也

鐘取也
鐘取也

中堂謂野菴曰住持存心要公行事不
必出於己為是以他為非則愛惡異同
不生於心暴慢邪僻之氣無自而入矣
幻菴集

中堂曰李商老言妙喜器度凝遠節義
過人好學不倦與老夫相從寶峰僅四
五載十日不見必遣人致問老夫舉家
病腫妙喜過舍躬自煎煮如子弟事父
兄禮既歸元首座責之妙喜唯唯受教

古人情生
止則死而不
去之

腫癢名
腫癢也

鐘取也
鐘取也

重足之對
及也其文
宋墨子自
魯去雙十
丁夜足睡如
重兩而不知
足謂足陽表
彼重重也
墨蹟下
跡同即書籍
字帖也
古人貴有道
追慕先輩
跡

求塔銘大惠武庫師自港
掌和尚示寂請覺範狀其行
實又得龍安照禪師書為紹
介特往荆南謁無盡居士末
塔銘初見年盡年盡立而問
曰公祇恁麼著草鞋遠來對
曰其數千里行乞來見相公
又問年多少對曰二十四又
問水牯牛年多少對曰兩箇
又問什麼處學得這虛頭來
對曰今日親見相公無盡笑
曰且坐喫茶終坐又問遠來
有何事遂起過前曰泐潭和
尚示寂茶毗眼睛牙齒數珠不壞得舍利無數山中者宿皆欲得相公大手筆作塔銘激勵後
季得亡遠來冒瀆鈞聽年盡曰被罪在此不曾為人作文字今有一問問公若道得即做塔銘
道不得即與錢五貫裏足却飲進率參禪去遂曰請相公問年盡曰聞準老眼睛不壞是否否
曰是年盡曰我不問這箇眼睛曰相公問什麼眼睛年盡曰金剛眼睛曰若是金剛眼睛在相

識者知其大器港堂嘗曰果侍者再來
人也山僧惜不及見港堂遷化妙喜靈
足千里訪無盡居士於渚宮求塔銘港
堂末後一段光明妙喜之力也日涉記
妙喜果和尚曰港堂每獲前賢書帖必
焚香開讀或刊之石曰先聖盛德佳名
詎忍棄置其雅尚如此故其亡也無十
金之聚唯唐宋諸賢墨蹟僅兩竹籠衲
子競相誦唱得錢捌拾餘千助茶毘禮

主者扱而
后可用

公筆頭上每畫日如此則老夫為他點出光明令他照天照地去也師乃趨階云先師多草謝
相公塔銘每畫唯上而笑其略曰舍利孔老之書無聞也云云
捌廣讀破古今文書或借為八字也
茶毘叔氏要覽闡維或云茶毘此云焚燒
歐說文歐挫擊物也徐曰以
秋擊也前漢書四十二鮑宣傳
酷吏歐殺一死也師言曰歐擊也
佛性續傳於北七圓悟勤法
嗣潭州大瀉佛性法恭禪師
蜀人姓李氏云云
可菴續傳於世二大惠果法
嗣雪峯慧然禪師無傳
祖超然續傳於八天衣懷法
嗣臨安府佛日文祖禪師
狀句合形容之洪各異三滄溪
遺諸侯各罪狀量錯
注其各形量罪

可菴集
妙喜曰佛性住大瀉行者與地客相歐
於口切佛性欲治行者祖超然因言若縱
地客摧辱行者非為有失上下名分切
恐小人乘時侮慢事不行矣佛性不聽
味幾果有莊客殺知事者可菴集
妙喜曰祖超然住仰山地客盜常住穀
超然素嫌地客意欲遣之令庫子行者
為彼供狀行者欲保全地客察超然意

巧婦妙
小人欺詐之
欺詐

起離狀
百七清規
住持章新
命辭與上堂
茶湯去至起
誰曰再請
章二箇
不並立

起離狀曰本有罪思者或不孝子
公儀顧之離切久離致那緣和同言
以此言久離切起此意連并手未
諸官別新命上堂致謝西序
寂猶字彙校古切音攪在
也猶也說文少狗也匈奴地
有狡犬巨口而黑身猾戶人
切音滑亂也虞書蠻夷猾
夏又狡也左書小兒多詐謂
之狡猾
大士和謙云佛是船筏居士之居士
也并異名也亦大士有從之稱謂
當代英賢向心投群類智出思情
弘道利生豈曰大士
隱山潭及是山神師因參馬祖發明心要後隱潭及是山一日洞山悟本禪師於密師伯遊山前見
溪流菜葉莫有道人居否遂捨草履漫行七里忽有隱山在庵前使向以山無路問
花柯外東洞山曰無路且置和尚後何而入師曰我從雲外來洞山和尚住以山多文賦
秋不涉坎山先任和尚先任師曰不知洞山曰為甚麼不知師曰我不從天來云洞山退乃述偈曰
三同弟屋後來任一箇神光万境閑莫將是非來辨我浮生穿數重不相開 後以此
庵道入深山絕寂之處不知所在因号隱山

章明
主者隨虫
心洪福基
任已心福
害一本

惠座主傳於八江西道十法
嗣亮座主本蜀人也頗講維
論自參馬祖云云亮敏寺告
聽衆云某甲所講經論謂吾
人及得今日被馬大師一問
平生功夫水釈而已乃隱兩
山更無消息
見善則遷一易益卦下象傳
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率德尚書秦仲之命率德改
行克慎厥猷

抑令供起離狀仍返使叫喚不肯供責
超然怒行者擅權二人皆决竹筴而已
盖超然不知陰為行者所謀烏乎小人
狡猾如此可庵集

妙喜曰愛惡異同人之常情惟賢達高
明不被其所轉昔圓悟住雲居高庵退
東堂愛圓悟者惡高菴同高菴者異圓
悟由是叢林紛然有圓悟高菴之黨
竊觀二大士播大名于海上非常流可

擬惜乎昧於輕信小人謠言惑亂聰明
遂為識者咲是故宜其亮座主隱山之
流為高上之士也 智林集
妙喜曰古人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率德
循行思免無咎所患莫甚於不知其惡
所美莫善於好聞其過然豈古之人才
智不足識見不明而若是耶誠欲使後
世自廣而狹於人者為戒也夫叢林之
廣四海之衆非一人所能獨知必資左

後隱潭及是山一日洞山悟本禪師於密師伯遊山前見
溪流菜葉莫有道人居否遂捨草履漫行七里忽有隱山在庵前使向以山無路問
花柯外東洞山曰無路且置和尚後何而入師曰我從雲外來洞山和尚住以山多文賦
秋不涉坎山先任和尚先任師曰不知洞山曰為甚麼不知師曰我不從天來云洞山退乃述偈曰
三同弟屋後來任一箇神光万境閑莫將是非來辨我浮生穿數重不相開 後以此

納百川說苑四續江河淮
濟何以視諸侯能蕩滌垢濁
焉能通百川於海焉

室和尚續傳三十二大惠
果法嗣大鴻法室禪師福洲
人此人耶

右耳目思慮乃能盡其義理善其人情
倘為主者成嚴其居
苟或尊居自重謹細務忽大體賢者不
知不肖者不察事之非不改事或是不
從率意狂為無所忌憚此誠禍害之基
安得不懼或左右果無可諮詢者猶宜
取法於先聖豈可如嚴城堅兵無自而
入耶此殆非所謂納百川而成大海也

與室和尚書

妙喜曰諸方舉長老須舉守道而恬退

主者用人
可隨魚
望

者舉之則志節愈堅所至不破壞常住
成就叢林亦主法者救今日之蔽也且
詐佞狡獪之徒不知羞耻自能諂奉勢
位結托于權貴之門又何須舉與竹庵
妙喜謂超然居士曰天下為公論不可
廢縱抑之不行其如公論何所以叢林
舉一有道之士聞見必忻然稱賀或舉
一不諱當者眾人必慨然嗟嘆其實無
他以公論行與不行也烏乎用此可以

向既平 固 百谷俱舉

志士乃道不為利庸流為利不為道

禪讓會藉也增韻桐梅也

上叢林之盛衰矣

平庵集

妙喜曰節儉放卡乃修身之基入道之要歷觀古人鮮有不節儉放下者年來衲子遊荆楚買毛襪過浙右求紡絲得

不愧古人乎

妙喜曰古德住持不親常住一切悉付

知事掌管近代主者自恃才力有餘事

無大小皆歸方丈而知事徒有其虛名

耳嗟乎苟以一身之資固欲把攬一院

方丈報華覽曰蓋寺院之

正寢也始因願慶年中勅

差僧尉寺兼表表前勸州

黃水令王末策往西域充使

至毘耶黎城東北四里計維摩庵宅示疾

十笏故號方丈

說文撮持也

蒙歌味運三三震上雷父豐卦也豐者大也以明而動盛火之勢也其古有京道至或極將衰月盈則食天也盈虧子夜消息之謂也豐之道豈容易也

住持人自蒙障其端也

之事使小人不蒙蔽紀綱不紊亂而合

至公之論不亦難乎 與中堂書

妙喜曰陽極則陰生陰極則陽生盛衰

相美乃天地自然之數惟豐亨宜乎日

中故曰日中則具月滿則虧天地盈虧

與時消息而况於人乎所以古之人當

其血氣壯盛之時慮光陰之易往則朝

念夕思戒謹矜懼不恣情不逸欲惟道

是求遂能全其令聞若夫墮之以逸慾

曲宜大明以動故豐也王假之尚大也勿嗚嗚宜日中宜照天下也可如入傳

王假之極豐之道其唯王者乎

此章明以年而刻若

則老而必

豐亨宜乎

則逸樂

老而必難

合聞上善也下善也名遠也

今聞詩卷阿令聞令聲註令聞善譽也

消息張氏為消陽死為息

豐亨易豐卦豐亨王假之

忽憂言中象曰日中則昃月

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

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傳曰

盈虛謂盛衰消息謂進退

時乎難得
功難成而易敗
時難得而易失
謂時乎不再
末李九車
謂難信言
也

誠學者不
要見情特
學解呈口
古

時乎難得 史記太公世家
於是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
封都而父於齊管官東就國
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
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宿
非就國者也木公聞之夜衣
而行黎明至國

林居此人之集欵
八南子諶湖東安撫自號菊
居曰菊林卒年六十八排韻
玄孫云云退閑十五年號所
六向子謹伯恭臨江人敏中
菊林集宋史列傳一百三十

敗之以恣情殆於不可救方頰足振腕
而追之晚矣時乎難得而易失 菊林集
妙喜曰古人先擇道德次推才學而進
當時苟非良器置身于人前者見聞多
薄之由是衲子自思砥礪名節而立比
見叢林凋喪學者不顧道德少節義無
廉耻譏淳素為鄙朴獎囂浮為俊敏是
致晚輩識見不明涉獵抄寫用資口舌
之辯日滋月浸遂成澆漓之風逮語于

涉獵前漢書賈山傳所言涉獵書記不能為醇儒師古曰涉若涉采獵若獵獸言歷覽之不專
精也 音義涉獵謂之泛覽流觀譬如涉水積數音不稍更終不究見聖賢深奧之上也

主者薄身
可功衲子

面牆論語陽貨人而不為周
南百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

題名記 金篇本于司馬君實
諫院題名記

籍說文簿書也 籍名但身誰
塵世跡寄煙霞 故有司文籍不待
著其名也

聖人之道曹若面牆此殆不可救也
與子蒼書

妙喜曰昔晦堂作黃龍題名記曰古之
學者居則巖穴食則土木衣則皮草不

係心於聲利不籍名於官府自魏晉齊
梁隋唐以來始初招提聚四方學徒擇
賢者規不肖俾智者道愚迷由是賓主

立上下分矣夫四海之眾聚于一寺當
其任者誠亦難能要在終其大捨其小

音學日月不明也

史記百三十三卷四十四物之無所不有

其任者誠亦難能要在終其大捨其小

汲汲增韻不休息負又勤負
急負禮記開喪皇亡然汲亡
然如有追而弗及也言小人為
利而無少暇
津途渡水必曰津陸行必曰途

美林之興
發得得
工上不得

張侍郎宋史列傳一百三十
三張九成字子韶其先開封
人徙居錢塘紹興二年上將
策進士云云召除宗正少卿
權禮部侍郎兼侍講兼刑部
侍郎

輔弼技也如朝廷有股肱之臣則天下治叢林有賢者初僧則法門也
衝更謂隆冬感暑之暇或執勞則踴躍以身先人未嘗有懶惰之容現顏面
總柄綱律統束也謂統束叢林指衝僧任三綱陳紀整頓規矩教戒之學也

近代主法 僧肇傳世五真如語章俄遷住大鴻泉二千指無所約束人亡自律唯粥罷受門
弟子問道謂之入室齋罷必會大眾茶諸方繞月一再而語講之無虛日放參罷語自役作使
令者在側如路人晨香夕行十有四年夜禮拜持第視殿廡燈火倦則以帔蒙首假寐三聖堂
初猶浴至老不浴者十餘年
輔弼叢林 僧肇傳二十八
楊岐會章慈明禪師住南原
會輔佐之安樂勤若及慈明
遷道吾有霜會俱自請領鑿
院事非慈明之意而衆論雜
然稱善挾栝舍入典金穀時
時春語摩拂慈明諸方傳以
為當

古人為法亡
身為物不
顧己命

先其急後其緩不為私計專利於人比
汲汲為一身之謀者實謂壞矣今黃龍
以歷代住持題其名于石使後之來者
見而目之曰孰道德孰仁義孰公於衆
孰利於身嗚乎可不懼乎
張侍郎子韶謂妙喜曰夫禪林首座之
職乃選賢之位今諸方不問賢不肖例
以為僥倖之津途亦主法者失也然則
像季固難得其人若擇其履行稍優才
人ニスケレテ

石刻

德稍備識廣耻節義者居之與夫險進
之徒亦差勝矣 可庵集
妙喜謂子韶曰近代主法者無如真如
語善輔弼叢林莫若楊岐議者謂慈明
真率作事忽畧殊無避忌楊岐忘身事
之惟恐不周惟慮不辨雖衝寒冒暑未
嘗急已惜容始自南源終于興化僅三
十載總柄綱律盡慈明之世而後已如
真如者初自束束包行脚逮于應世領徒

古人為法亡
身為物不
顧己命

為法惟知有私
法而不知有其
身也
遠毛勃然而
變也疾也
執物剛硬孤
不近人情

為法美其身
為法不顧身
高論明

顛沛論語單仁顛沛必於是
馬融曰顛沛偃卧

不運色無疾言後漢書卷十
五劉寬傳温仁多恕雖在倉
卒未嘗疾言遽色

執物如半鐵脚續傳燈卷
八天衣懷法嗣真列長蘆
應夫廣照禪師滁列蔣氏子

云云韻府長蘆應夫禪師
至一郎有娼女為母所迫入
其房不去師脚踏達且叢林

因謂之未鉄脚 實訓音義
以瑞列洞山永平禪師為夫
鉄脚故事考之續傳燈會元

不見永平住長蘆及鉄脚故事
備強如秀圍通備傳燈卷六圍通秀章贊曰余至京師秀化去已踰月觀法雲叢林其遺風餘
烈尚可想見及拜瞻其像面自嚴冷怒氣嘆入平生以罵為佛事又自謂叢林一害非聖言哉
望風而偃論語顏淵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尚之風必偃

為法忘軀不啻如飢渴者造次顛沛不
運色無疾言夏不排窓冬不附火一室
儵然疑塵滿案嘗曰衲子內無高明遠

見外之嚴師良友 彭克有成器者故當
時執拗如半鐵脚倔強如秀圍通諸公
皆望風而偃嗟于二老實千載衲子之

龜鑑也 可庵記聞楊岐直如
子韶同妙喜萬庵三人請前堂本首座
寮問疾妙喜曰林下人身安然後可以

學道萬庵直謂不然必欲學道不當更
顧其身妙喜曰尔這漢又顛耶子韶雖
重妙喜之言而終愛萬庵之語為當

子韶問妙喜方今住持何先妙喜曰安
著禪和子不過錢穀而已時萬庵在座
以謂不然計常住所得善能擲節淨費

用之有道錢穀不勝數矣何足為慮然
當今住持唯得抱道衲子為先假使住
持有智謀能儲十年之糧座下無抱道

龜鑑事苑卷三龜所以决疑鑑所以辨物
本首座續傳燈卷二木惠果法嗣饒列薦福悟本禪師河列人也

得士得養可有先后
少在檢點
禪和者取和合之儀

學道萬庵直謂不然必欲學道不當更
顧其身妙喜曰尔這漢又顛耶子韶雖
重妙喜之言而終愛萬庵之語為當
子韶問妙喜方今住持何先妙喜曰安
著禪和子不過錢穀而已時萬庵在座
以謂不然計常住所得善能擲節淨費
用之有道錢穀不勝數矣何足為慮然
當今住持唯得抱道衲子為先假使住
持有智謀能儲十年之糧座下無抱道

先聖所謂坐一繩門敬謂一
長蘆慈覺禪師自欲言文
曰坐消信施仰愧龍天
曹洞宗曹方世曹心本寂禪師洞山良价禪師
初離洞山入曹溪禮祖塔向古苦水與洞山名遂請
開法師曹溪後九隨所居也三曹為新洞山宗室
最隆也故稱曹洞宗也

曹洞傳燈卷十七洞山良价
法嗣撫別曹山本寂禪師泉
州莆田人也姓黃氏
同十五雲岩曇成法嗣錫列
洞山良价禪師會稽人也姓
俞氏

音首座續傳燈三十四長蘆和禪師法嗣法音首座禪師無錄此人歟
聖華王座天台四教儀別教坐十蓮華世界七寶菩提樹下寶華王座

衲子先聖所謂坐消信施仰愧龍天何
補住持子韶曰首座所言極當妙喜回
顧萬庵曰一箇上都似你萬庵休去
已上並見于可庵集

萬菴顏和尚曰妙喜先師初住徑山因
夜參持論諸方及曹洞宗旨不已次日
音首座謂先師曰夫出世利生素非細
事必欲扶振宗教當隨時以救蔽不必
取目前之快和尚前日作禪和子持論

兜師窟御陽本惠年譜紹興十一年師五十三歲是年四月侍師長公九成以父卒哭登山修
崇師陞座曰說圓悟謂張徹猷昭遠為鉄剗禪山僧却以無垢禪如神臂弓遂說偈曰神臂弓
下發透過十重甲子細拈來看當其真皮靴次日侍師請說法命列了因禪客致問有神臂弓
一發千重閑鎖一時開吹毛劍一揮萬劫疑情悉皆破之語未幾遭論列以張坐議朝廷除三
大師事因及徑山主僧應而
和之五月二十五日准勅九
成居家持服服滿別聽指揮
徑山主僧宗果追牒責衡列
賢侍者續傳燈卅二大惠果
法嗣福嚴了賢禪師無錄此
人歟

涕泗詩澤波涕泗滂沱註自
自曰涕自鼻曰泗
下板官謂下條下板言居下官也

諸方猶不可妄况今登寶華王座稱善
知識耶先師曰夜來一時之說焉首座
曰聖賢之學本於天性豈可率然先師
首謝之首座猶說之不已萬菴曰先師
竄衡陽賢侍者錄聚詞揭示僧堂前衲
子如失父母涕泗愁嘆居不遑處音首
座詰眾察白之曰人生禍患不可苟免
使妙喜平生如婦人女子陸沈下板緘
嘿不言故無今日之事况先師所應為

間關道路
多難如七山後
ハタリトナシ
ハタリトナシ

谷泉建傳所三汾陽昭法嗣
南嶽芭蕉菴大道谷泉禪師
泉州人也

大愚續傳所三汾陽昭法嗣
瑞州大愚山中老禪師太原
王氏子

西北用兵通鑑綱目續編二

卷宋太宗興國四年己卯春

正月帝議伐漢薛居正等多

以為不可惟曹彬力贊之帝

意遂決乃以潘美為北路都

招討使師崔彥進李漢瓊劉

遇曹翰米信甲重進軍分四

面攻太原城又以郭進為太原石嶺關都部署以新燕薊援師契丹遣樞馬長壽來言曰何名

而伐漢也帝曰河東逆命所當問罪若北朝不援和約如故不然惟有戰耳

易衣混僧雲傳止慈明章與之谷泉俱結伴入洛中聞汾陽昭禪師道望為天下第一決志

親依時朝廷方問罪河東潞澤皆此重兵多勸其無行公不顧渡大河登太行易衣類厭養竄

巧名美德
義四吞造
物得之吉
凶相依禍
福互競

名水隊中露眠草宿至龍州遂造汾陽昭公壯之

禪山衡陽統志世八天目之東北峯有路口通天目故名禪山天目山在臨安縣西五十里

衡山縣在常德府城東北一百五十里三國吳置衡陽縣屬衡陽郡晉改衡山

移梅陽大東年譜紹興二十年庚午以是年六月二十五日准命移梅州十月初三日至殿所

其心而疑其跡誠何以慰叢林公論且
妙喜道德本器出於天性立身行事惟
義是從其量度固過於人今造物抑之
必有道矣安得不知其為法門異時之
福耶聞者自此不復議論矣 智林集

音首座謂萬菴曰夫稱善知識當洗濯

其心以至公至正接納四來其間有抱

道德仁義者雖有齟齬隙必須進之其或

姦邪險薄者雖有私恩必須遠之使來

茲邪險薄者雖有私恩必須遠之使來

主者怨親
同憎愛
一致三三
可求道德
一十



不教禮記
自稱不教
註詳於
明善也
明衲子平
生可禍福
一致生斷苦
由

古之聖人山未考

司馬光曰莊莊以爲災爲懼曰天豈
棄不穀不穀不善人也亦是謙辭
又罪也謂我有罪非天豈棄不
穀也
考命 謂善傳聖曰克仁盛聖明
曰

明善取林興
疾有端由

范李曰在傳成六年范文
子不欲戰文子曰吾先君之
丞戰也有故秦伏齊楚皆疆
不盡力子孫將野今三疆服
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

者各知所守一心同德而叢林安矣
昔首座曰古之聖人以無災為懼乃曰
天豈棄不穀乎范文子曰惟聖人能內
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內憂古今賢
達知其不能免嘗謹其始為之自防是
故人生稍有憂勞未必不為終身之福
蓋禍患謗辱雖堯舜不可逃况其他乎
与妙善書

昔首座謂萬菴曰凡住持者孰不欲建
長法
大惠法
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身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蓋我楚以為外懼我

明主者無
識量則
不能招英
傑之士

偏黨尚書洪範無偏無黨
道蕩蕩

立叢林而鮮克能振者以其忘道德廢
仁義捨法度任私情而致然也誠念法
門凋喪當正己以下人選賢以佐佑推
獎宿德踈遠小人節儉修於身德惠及
於人然後所用執侍之人稍近老成者
存之便佞者踈之貴無醜惡之謗偏黨
之乱也如此則馬祖百丈可侔臨濟德
山可逮 智林集
萬菴顏和尚曰比見叢林絕無老成之

綱目談說 八字滿出警策

譬如有入一楞嚴六我教比
丘真心道場於四威儀一切
行中尚無虛假云何自稱得
上人法譬如窮人妄號帝王
自取誅滅況復法王如何妄稱
去聖逾遠韓昌黎集師說曰
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
矣下或作去非是

水潦鶴毘耶耶難事阿難陀
與諸沙彌在竹林園有一沙
彌名水潦鶴而說頌云若人
壽百歲不見水潦鶴不如一日生得見水老鶴時阿難陀聞已告彼沙彌曰汝所誦者大師不
作是語然世尊作如是說若人壽百歲不見生滅不如一日生得了於生滅彼衆聞教便告其
師師曰阿難老暗無力能憶持出言多忘夫未必可依信
淪溺 釋疑二世界自然俱受淪溺

不涉曲意
孟浪之語取
笑傍觀也作
更輕率且甚
條陳上目也
下設七謂布
列條言陳設
法度以救末
法之弊也

後生論語子車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知今也註後生謂年少

兢業 詩雲漢兢業 兢也恐也業也危也

知我罪我 孟子滕文公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

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言孔子作春秋以當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以書之作身入獄死橫流存天理

請益論語子路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杜撰 事文類聚卷六或云唐
皇甫其撰八陽經其中多載
無本據事如鬱字余之為林
四印故事無本據謂之杜撰

洛韻詩詩人平角引源隱叢
註曰裴夷餘曰滿額鵝黃金
縷衣翠翹浮動玉釵無從教
水濺羅襦濕疑是巫山行雨
廣韻韻略並與韻皆不同韻
此詩為洛韻矣

生死事大傳燈五温州永嘉

士所至三百五百一人為主多人為伴

據法王位拈槌豎拂互相欺誑縱有談
說不涉典章宜其無老成人也夫出世
利生代佛揚化非明心達本行解相應
詎敢為之譬如有人妄號帝王自取誅
滅况復法主如何妄竊烏乎去聖逾遠
水潦鶴之屬又復縱橫使先聖化門日
就淪溺吾欲無言可乎屬菴居無事條
陳傷風敗教為害甚者一二流布叢林

俾後生晚進知前輩兢業以荷負
大法為心如水凌上行劍及上走非苟
名利也知我罪我吾無辭焉 智林集
萬菴曰古人上堂先提大法綱要審問
大眾學者出來請益遂形問答今人杜
撰四句落韻詩喚作釣話一人突出眾
前高吟古詩一聯喚作罵陣俗惡俗惡
可悲可痛前輩念生死事大對眾決疑
既以發明未起生滅心也

既以發明未起生滅心也

既以發明未起生滅心也

既以發明未起生滅心也

兢業 兢也恐也業也危也
水而懼 猶
多恐懼也
叙又而恐傷
罪我罪孔子
者以謂無其
位而托焉四
十年南面之
推使亂臣賊
士其其欲而
不敢肆則誠
矣

生死事大傳燈五温州永嘉

生滅心武庫
諸方生滅
輯初惡口
之善哉
虛堂生永
生滅惡
冤家
道方宿至
清規住持
章山山印
尊宿式

同周禮注
復報也
勿會復
白也
此言明說
法重詰宜
察其根
機
東坡作賦曰
病骨難堪玉
帶圍我後仍
落箭鋒機
會臺先安款
拒院換得雲
山萬福衣

玄覺禪師章與東陽策禪師
同詣曹谿初到振錫携瓶繞
祖三市卓然而立祖曰夫沙
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
大德自何方而來生大我慢
師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
屈尊就卑禮記郊特牲降尊
以就卑也
監司書言故事唐章堅玄宗
擢為陝都太守永陸運使監
於瀧水鑿為渠以通漕運
郡主書言故事郡主為一郡
之守也即今知府太守刺史
同之頃殊監司地方官也郡守太守也
方冊中庸文武之政布在方策
蘇東坡黃太史見佛印續傳
於五佛中元章師百與弄徒个
室次適東坡居士到面前師曰
此間無坐榻居士來此作甚
麼士曰暫借佛印四大為坐
榻師曰山僧有一問居士若
道得即請坐道不得即輸腰
下至帶子士欣然曰便請師
曰居士適來道暫借山僧四
大為坐榻我如山僧四大本
空五陰非有居士向甚麼處
坐士不能答遂留玉帶師却
贈以雲山衲衣

萬菴曰夫名行尊宿至院主人陞座當
謙恭叙謝屈尊就卑增重之語下座同
首座大眾請陞于座庶聞法要多見近
時相尚舉古人公案令對眾批判喚作
驗他切莫萌此心先聖為法忘情同建
法化互相誦唱令法久住肯容心生滅
興此惡念耶禮以謙為主宜深思之
萬菴曰此見士大夫監司郡守入山有
處次日令侍者取覆長老今日特為某

請來日上堂乃曰自古至今說理說事者如麻竹稻葦會禪者更比自然討箇家裡人如天
上揀月黃梅賢宰楊次公聞名十載有餘夜來忽蒙訪及元來却是箇本分家裡人杓柄短長
鑄子木小錘未曾一上點過着他教目也甚分明可謂如在東溪見花開葉落時幾擬將黃金
鑄作鍾子期切地說上不能得了信之通人分上水乳相投云頃殊殊可行則行不可行則止
蘇東坡黃太史見佛印續傳
於五佛中元章師百與弄徒个
室次適東坡居士到面前師曰
此間無坐榻居士來此作甚
麼士曰暫借佛印四大為坐
榻師曰山僧有一問居士若
道得即請坐道不得即輸腰
下至帶子士欣然曰便請師
曰居士適來道暫借山僧四
大為坐榻我如山僧四大本
空五陰非有居士向甚麼處
坐士不能答遂留玉帶師却
贈以雲山衲衣

官陞座此一節猶宜三思然古來方冊
中雖載皆是士大夫訪尋知識而來住
持人因參次畧提外護教門光輝泉石
之意既是家裡人說家裡兩三句談話
令彼生敬如郭功輔楊次公訪白雲蘇
東坡黃太史見佛印便是樣子也豈是
特地妄為取笑識者
萬菴曰古人入室先令掛牌各人為生
死事大踴躍來求決擇多見近時無問

呵耽著詩
偈不顧生
死

要證明教之密也者非因言而暗
證也真密証外傳信衣內授密証
也乃吾仙祖真受秘景之法也

衣法雙傳——正宗記五菩提達
磨尊者云云乃慧可者趨前拜
已皈位而立尊者曰汝得吾髓
昔如來以大法眼付囑摩訶
迦葉而展轉至我我今以付
於汝汝宜傳之無使其絕并
披汝此僧伽梨鉢以為法
信云云同卷七大鑒之二世
曰青原行思禪師大鑒嘗謂
之曰從上以衣與法借傳蓋取信於後世耳今我得入何患不信我受衣來常恐不窮於難今
傳之慮起其誣衣鉢宜留鎮山門
要假兒孫——車花釈名識辨震且雖濶無別路要假兒孫脚下行金鷄解銜一粒米供養十方
羅漢信註此識馬大師得法於讓和尚之緣無別路其道一也故馬大師名道一兒孫嗣子也

印下行所謂一馬駒子也

比七前漢書卷十哀帝本紀郡國比七地動註師古曰比七猶言頻頻也
專門漢書四十五夏侯勝列傳建卒自顯門名經師古曰顯與專同專門者自別為一家之學
為義即博士

曹溪源流別——僧室傳引自
達磨之來六傳至大鑒鑒之
後析為二宗其一為石頭雲
門曹洞法眼其一為馬祖臨
濟為仰宗之是為五家宗派
方圓任器——荀子榮辱君者
繫也繫員水曰君者孟也孟
方而水方

圓沸文選上曹元首六代論
天下鼎沸姦凶並華
頭微闡幽易繫辭夫易彰往
而察來而微頭闡幽
然言微也

老病盡令求納降款有鹿窟自然香何用
公界驅之因此妄生節自質主不安主
法者當思之

萬菴曰少林初祖衣法雙傳六世衣止
不傳取行解相應世其家業祖道愈光
子孫益繁大鑒之後石頭馬祖皆嫡孫
應般若多羅懸識要假兒孫脚下行是
也二大士玄言妙語流布寰區潛符密
證者比七有之師法既眾學無專門曹

溪源派別為五方圓任器水體是同
各擅佳聲力行已任等閑無一言出一
令網羅學者叢林鼎沸非苟然也由是
互相酬唱頭微闡幽或抑或揚佐佑法
化語言無味如煮木札美炊鐵釘飯與
後輩咬嚼自為拈古其頌始自汾陽暨
雪竇宏其音頭其旨汪洋乎不可涯後
之作者馳騁雪竇而為之不顧道德之
奚若務以文彩煥爛相鮮為美使後生

頭微闡幽易繫辭夫易彰往
而察來而微頭闡幽
然言微也

大全莊甲子方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通人達士史記田敬仲完世家易之為術幽明遠矣非通人達才孰能注意焉

維摩經曰大善善善入諸經合宗款之過雖有善字常修實行

明不惡死
不榮憤志
着文字
孰空言

維摩維摩經觀衆生品曰舍利弗言不復以離娼怒癡為解脫乎天曰佛為增上慢人說離娼怒癡為解脫若無增上慢者佛說娼怒癡性即是解脫

三離上又天大有卦所有火也火在天土在物不照故聖人有火作為非火可比也特為凡火也

博地凡夫家語善言雖有博地衆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致霸王補註卷一博地多也下凡之地廣多故也

晚進不克見古人渾淳大全之旨烏乎予遊叢林及見前輩非古人語錄不者非百丈號令不行豈特好古蓋今之人不足法也望通人達士知我於言外可矣

萬菴曰叢林所至邪說熾然乃云戒律不必持定慧不必習道德不必修嗜慾不必去又引維摩圓覺為證贊貪嗔癡殺盜婬為梵行烏乎斯言豈特起叢林

利卷逐設戒定慧三學以制之庶可迴此者遂設戒定慧三學以制之庶可迴也今後生晚進戒律不持定慧不習道德不修專以博學強辯搖動流俗牽之莫返予固所謂斯言乃萬世之害也惟正因行脚高士當以生死一著辨明持誠存信不為此輩牽引乃曰此言奈何

今日之害真法門萬世之害也且博地凡夫貪嗔愛慾人我無明念上攀緣如一鼎之沸何由清冷先聖必思大有於此者遂設戒定慧三學以制之庶可迴也今後生晚進戒律不持定慧不習道德不修專以博學強辯搖動流俗牽之莫返予固所謂斯言乃萬世之害也惟正因行脚高士當以生死一著辨明持誠存信不為此輩牽引乃曰此言奈何

明主者契
白心參
徒知廉
取

曲折前漢書世二灌夫傳曲
折師古曰曲折猶言委曲也
智思上座未考
才侍者未考

拾遺序古者叢林凡與必類
掛屏曉論文只今掛拾遺類

信猶鴆毒之糞地飲之水聞見猶不可
况食之乎其殺人無疑矣識者自然遠
之矣 與草堂書
萬菴曰草堂弟子惟山堂有古人之風
住黃龍曰知事公幹必具威儀詣方丈
受曲折然後備茶湯禮始終不易有智
思上座為每修真福透下金二錢兩日
不尋聖僧才侍者因掃地而得之掛拾
遺牌一眾方知蓋主法者清淨所以上

八物アツテ人キトキノヤナリ

明學者
專道真
憎愛

明守枯淡
專可掛生
死心頭

道業未辨
此八字仙眼三自者之
語諸祖偈頌上

小參事花雜志禪門語且升
聖謂之早參曰晡念誦謂之
晚參非時說法謂之小參
膏梁一而子告子上所以不
願人之膏梁之味也未註膏
肥肉梁義穀
去聖時遙為山警策同生像
季去聖時遙

行下効也 清泉集

萬菴曰比見衲子好執偏見不通物情
輕信難迴愛人佞已順之則美逆之則
疎縱有一知半解返被此惡習所蔽至
百首而無成者多矣 已上並見于智林集
萬菴節儉以小參普說當供衲子間有
竊議者萬菴聞之曰朝饗膏粱暮厭麀
糲人之常情汝等既念生死事大而相
求於寂寞之瀕當思道業未辨去聖時

此章一字眼
此章一字眼

博學強記東郭子見傳博
聞強記學無所生
純墨規矩也木道繩墨之而正直
心隨教化而離邪行行道作教
化不可須臾也

辯首座續傳灯三十一大湯
秦禪師法嗣成都府昭覺禪
禪師

做出易用雲漢語集按截經
音義曰多持里及爾雅曰有
定曰虫無足曰多予掌就或天章問大慧誓不為虫多之語天章曰禪錄有今年春氣早虫多
出頭來之句蓋取出頭之義爾予按禪林室訓載萬菴與辯首座曰圓悟師有言爾異時儻不
免做這般虫多常在繩墨上行由是觀之凡出頭住持者則謂之虫多也太慧亦依此耳
繩墨孟子盡心大匠不為拙工攻廢繩墨

不出魔界一會見九仰山章陸希遠又問不出魔界便入佛界時如何師以拂子倒點三十公
便投禮

泥融老叢林盛事百一蔣山元鼎慈明元後得雪豆雅雅得慈覺印泥融然安扁之乾道問然
住金陵天禧時妙痴禪住保
寧明大禪住蔣山明薄然其
流汎非黃龍楊岐直下也嘗
與庭諍然口辯捷明頗遭所
困竟得齊禪解之然器量過
人但出世太早不歷諸方門
戶宗源混淆故叢林多以薄
師者人之一楊方書語見前
頰滅滅絕也列衣壇衣也
滅裂華則陽長梧封人問
子罕曰君為政焉勿爾恭治
民焉勿滅裂

遙詎可朝夕事會覽食號食耶 真收集

萬菴天性仁厚處躬廉約尋常出示語
句辭簡而義精博學強記窮詰道理不
為苟止而妄隨與人評論古今若身履
其間聽者曉然如目覩衲子嘗曰終歲
參學不若一日聽師談論為得也 記聞
萬菴謂辯首座曰圓悟師翁有言今時
禪和子少節義勿廉耻士大夫多薄之
尔異時儻不免做這般虫多常在繩

墨上行勿趨勢利使人顏色生死禍患
一切任之即是法語不出魔界而入佛界也

辯首座出世住廬山棲賢常携一笻穿
雙屨過九江東林泥融老見之呵曰師
者人之模範也舉止如此得不自輕主
禮甚滅裂辯笑曰人生以適意為樂吾
何咎焉接毫書偈而去偈曰勿謂棲賢
窮身窮道不窮草鞋猛似虎拄杖活如

明季古人
凡彩今時
誠萃美
士

曹溪水傳灯北五天台韶國
師傳一日淨惠上堂有僧問
如何是曹源一滴水淨惠曰
是曹源一滴水

粟棘蓬會是十九楊岐章室
中問僧粟棘蓬偈作糜生吞
金剛圈偈作糜生透

銅頭鉄額述異記卷上軒轅

之初立也有蚩尤氏兄弟七
十二人銅頭鉄額食鉄石誅
之於涿鹿之野蚩尤能作雲
霧涿鹿今在冀州有蚩尤神
俗云人身牛蹄四自六手冀
州人掘地得髑髏如銅鉄者即蚩尤之骨也

月窟集增續傳灯卷一遊庵法嗣何山月窟慧清禪師此人之集乎
象龍不足致雨楊子方書先知篇象龍之致雨也難矣哉注象似也言畫繒刻木以為龍而求
致雨則不可得也

蓋餅安可充飢傳灯十一鄧州香嚴智閑章依鴻山禪會祐和尚知其法器欲激發智光一
謂之曰吾不問汝平生學解及經卷冊子上記得者汝未出胞胎未辨東西時奉分事誌道一
句來云云師遂擊堂徧檢所集諸方語句無一言可將酬對乃自歎曰畫餅不可充飢

水菴和尚續傳灯世一育王
裕法嗣臨安府淨慈水庵師
十禪師婺州馬氏子

沖澹去和下一恬靜也
曰即孤高自和之只
社火俗呼會伴也
嘉善事文類聚別集六嘉善
謂蜀人放誕不遵軌範曰川
嘉善

龍渴飲曹溪水飢吞粟棘蓬銅頭鉄額

漢盡在我山中混融覽之有愧月窟集
辨公謂混融曰象龍不足致雨畫餅安
可充飢衲子內無實德外恃華巧猶如

敗漏之船盛塗舟獲使偶人駕之安於
陸地則信然可觀矣一旦涉江湖犯風

濤得不危乎月窟集
辨公曰所謂長老者代佛揚化要在緊
已臨衆行事當盡其誠豈可擇利害自

在我持誠義我所當為即行乃之理在如是

分其心在我為之固當如是若其成與
不成雖先聖不能必吾何苟乎月窟集
辨公曰佛智裕和尚住西禪衲子務要
整齊惟水菴和尚賦性冲澹奉身至
昂然在稠人中曾不屑慮佛智因見
之呵曰奈何嘉善如此水菴對曰其非
不好受用直以貧無可為之具若使有
錢亦欲做一兩件皮毛同入社火既貧
固無如之何佛智笑之意其不可強遂

休去 用處集

佛智謂水菴曰住持之體有四焉一道
德二言行三仁義四禮法道德言行乃
教之本也仁義禮法乃教之末也無本
不能立無末不能成先聖見學者不能
自治故建叢林以安之立住持以統之
然則叢林之尊非為住持四事豐美非
為學者皆以佛祖之道故是以善為住
持者必先尊道德守言行能為學者必

四事 法數四事供飲食衣服
湯藥房舍

學者保於叢林 未考

明學者
之要有
治心

曰恒下人

先存仁義遵禮法故住持非學者不立
學者非住持不成住持與學者猶身之
與臂頭之與足大小適稱而不悖乃相
須而行也故曰學者保於叢林叢林保
於道德住持人無道德則叢林將見其
廢矣 寶錄

佛智曰駿馬之奔逸而不敢肆足者銜
轡之禦也小人之強橫不敢縱情者刑
法之制也意識之流浪不敢攀緣者覺

後明

明欲成大
道先可
退利念

鄭居中續傳燈卷三十二木
惠果法嗣鄭昂居士無錄此
人歎

易言君子一易既濟卦象曰
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
而豫防之傳水火既交各得
其用為既濟時當既濟惟慮
患害之生故思而豫防使不
至於患也

迂闊宋記卷七十四孟子列
傳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
為迂遠而關於事情
浮華後漢書卷十五魯丕列
傳上疏曰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

苟且前漢書卷八宣帝本紀上下相安莫苟且之意也苟且之謂也苟且之謂也苟且之謂也

後身六小也下年也言在後清聖漸於至地教化漸廢以類效

陵夷前漢書十二諸侯表
曰自幽平之後日以陵夷
師古曰陵夷如山陵之漸平
夷謂頽替也明除妄利并道
誠心正意木學欲修其身者
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
其意

刻意莊子刻意刻意尚行註
刻雕刻也干苦思意
用堂續傳燈卷二十四雪峯
慧禪師法嗣杭州淨慈月堂
道昌禪師湖州吳氏
徑提當村直指先魚高遊擬說之問
白雲子里

明末百人
為道真
名名利
枯難立

照之力也烏乎學者無覺照猶駿馬無
銜轡小人無刑法將何以絕貪慾治妄
想乎與鄭居士法語
後見與カキトキハ

水菴有王裕注和尚曰易言君子思患而預防
之是故古之人思生死大患防之以道
遂能經大傳遠今之人謂求道迂闊不
若末利之切當由是競習浮華計較毫
末希目前之事懷苟且之計所至莫肯
為周歲之規者況生死之慮乎所以學

苟且前漢書卷八宣帝本紀上下相安莫苟且之意也苟且之謂也苟且之謂也苟且之謂也

者曰鄙叢林日廢綱紀日墜以至凌夷
顛沛殆不可救嗟乎可不鑑哉雙林
水菴曰昔遊雲居見高菴夜參謂至道
遲挺不近人情要須誠心正意勿專矯
飾偏邪矯飾則近詐佞偏邪則不中正
與至道皆不合矣竊思其言近理乃刻
意踐之速見佛智先師始浩然大徹方
得不負平生行脚之志與月堂書
水菴曰月堂住持所至以行道為已任

凡多欲者...

徑提當村直指先魚高遊擬說之問
白雲子里

漸三上風山漸漸漸進之也家
以君賢從善裕註曰三者皆善漸
而進疑賢字行唐丘志曰居安
慮危防微杜漸及古人憂之深
慮之遠而防其未然也

防微杜漸本選張茂先
鐵防微慮遠防微杜漸

猶在耳在傳文公七年言

尤廷之宋史百四十八本表
字定之常州無錫人號遂初

河東前漢書地理志上河東郡註
引雖自刺戰國策蘇秦讀書欲舞引雖自刺其股血流至足

明古人刻
苦終成
洪基以
激發后
品

荒逸性情放意忘情荒淫流蕩無忌也
自棄子非離身上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
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

吾道東矣前漢儒林傳初梁項圭從甲何受易時丁寬為項圭從者讀易精敏材過項圭遂
謂門人曰易以東矣
漢鄭玄事馬融辭曰吾
道東矣

荀簡莊子未重以遊道遙之
堙食於荀簡立於不窮
之圃道遙無與之荀簡易養
也註荀簡荀且也前漢書

董仲舒列傳荀簡之治註師
市曰荀謂荀於維利也簡謂
簡仁義也

明學者之
得失在王
者之親
疎

不發錢穀化主不事登謂每歲食指隨常住
所得用之納子有志充化導者多却之
或曰佛戒比丘持鉢以資身命師何拒
之弗容月堂曰我佛在日則可恐今日
為之其北銘必有好利者而至於自鬻南矣因思
月堂防微杜漸深切著明稱實之言今
猶在耳以今日觀之又豈止自鬻而已
矣法語

水菴謂侍郎尤廷之曰昔大愚慈明谷

東耶那結伴參汾陽河東苦寒眾人憚
之惟慈明志在於道曉夕不息夜坐欲
睡引錐自刺嘆曰古人為生死事大不
食不寢我何人哉而縱荒逸生無於於
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一旦辭歸汾
山嘆曰楚圓今去吾道東矣西湖記聞
水菴曰古德住持率已行道未嘗荀簡
自恣昔汾陽每嘆像季澆漓學者難化
慈明曰甚易所患主法者不能善道耳

二人成文是
是明曰天恩是
瑯琊覺台象道
法華孝天勝不
也

造道 孟子離婁下曰君子深
造之以道

有梵僧一續傳燈卷一汾陽
昭禪師章師為并汾苦寒乃
罷夜參有異比丘振錫而至
謂師曰會中有木士六人奈
何不說法言訖而去師密記
以偈曰胡僧金錫光為法到
汾陽木人成大器勸請為敷
揚

按子清續傳燈卷三十四水
庵十禪師法嗣仰山嗣清禪
師無錄 辭別授子山清禪師嗣承一禪師南岳下七也

賜不至席傳燈卷一有尊者章後值伏默尊者執持左右未嘗睡眼謂其賜不至席遂號賜事

九重 離騷曰君之門以九重註天子有九門謂闕門遠郊門近郊門城門皋門庫門雉門應門路門也

九重 天子門

有九重也註

九老陽極數

也天子至尊

之名也

上乃仁君即

位後世稱上

乃采孝宗

也諸公上之

字形上也一

天也指也上

天上稱上也

師資師資全

援範也為人

長訓物之親

也者者助也

助資已身之行

業又師資傳

於弟子弟子

龍顏 史記卷之八高祖本紀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

青出於藍 荀子勸學篇學不可已青出於藍而青於藍冰生於水而寒於水

如魚之有水鳥 御覽四百七十四蜀志曰先主得諸葛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先主解

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 同卷管子曰桓公在板管仲即明侍立有間二鴻飛而過

相不數曰仲父今彼鴻鵠有 有時而南有時而北有時而往

有時而來寡人有仲父猶飛 鴻之有羽翼

丞相前漢書百官表相國丞 相助也丞者兼也

相者助也 皆秦官金印

紫綬掌丞天子助理萬機秦 有左右 職原左右大臣相

當正從二位肩名左右丞相 紫岩居士 排讓卷四張浚字

德遠號紫岩居士紹興中拜 相又見于萬姓統譜三十九

師資 老子曰善人不善人之

希遇一時始終之分誰能問之紫岩居

希遇一時始終之分誰能問之紫岩居

希遇一時始終之分誰能問之紫岩居

希遇一時始終之分誰能問之紫岩居

希遇一時始終之分誰能問之紫岩居

希遇一時始終之分誰能問之紫岩居

希遇一時始終之分誰能問之紫岩居

汾陽曰古人淳誠尚且三二十年方得
成辨慈明曰此非聖哲之論善造道者
千日之功或謂慈明妄誕不聽會有梵
僧託夢汾陽勉令法施啓迪後來不三
年果有六人成道者汾陽嘗有頌曰胡
僧金錫光為法到汾陽六人成木人故
我為敷揚 西湖記聞

按子清和尚圖水菴像未贊曰嗣清禪
人孤硬無敵晨昏一齋賜不至席深入

人孤硬無敵晨昏一齋賜不至席深入

人孤硬無敵晨昏一齋賜不至席深入

人孤硬無敵晨昏一齋賜不至席深入

禪定離出入息名達九重談禪選德
龍顏大悅賜以金帛力辭者三 上乃
嘉嘆真道人也草木騰煥傳子陋質炷
香請贊是所謂青出於藍而青於藍者
也 見圖像

也 見圖像

也 見圖像

也 見圖像

也 見圖像

也 見圖像

也 見圖像

也 見圖像

也 見圖像

也 見圖像

師亦善人善人之資
間之書其時則勿有間之
知言 孟非公孫及上取問未
子惡乎長曰我知言
梅山潤未考

危如累卵 說苑荀息曰臣能
累十二著之於九卵於上
公曰危哉荀息曰不危公造九
層其三年不成男不耕女不
織亦甚危矣公遂止
頌獲 儒行篇曰不頌獲於貧賤也註曰如釋頌而飄零似頌獲而枯槁也又頌獲有所獲即有所割
刈也乃困迫失言之也

宸庭即遷行殿乃天子宸之宮也
矜已自伐 老萊不自伐故有
切
山崖岸露岳也谷兩山間流道蓋
胸次冲虛如高岸空谷有容川
之量
徇身逐物曰徇
儻儻廣韻儻不羈也上言別
窮而不變也下言倘年異日難致快
暢滿酒無言也
頌獲家語儒術儒有不頌獲
於貧賤註頌獲憂悶不安之
貌

明古人所至
修直修直
場

士可謂知言矣此見諸方尊宿懷心術
以御衲子衲子挾勢利以事尊宿主質
交利上下欺侮安得法門之興叢林之
盛乎 與梅山潤書

水菴曰動人以言惟要深切言不深切
所感必淺人誰肯懷昔白雲師祖送師
翁住四面叮嚀曰祖道凌遲危如累卵
毋恣荒逸虛喪光陰復敗至德當寬容
量度利物存衆提持此事報佛祖恩當

時聞者孰不感慟介來召對 宸庭誠
為法門之幸切沮下身尊道以利濟為
心不可矜已自伐從上先哲謙柔敬畏
保身全德不以勢位為榮遂能清振一
時美流萬世予慮光景不長無復面會
故此切囑 見投子書
水菴少儻有大志尚氣節不事浮靡
不循細檢胸次岸谷徇身以義雖禍害
交前不見有頌獲之色住持八院經歷

北相投子法
注和法

再田難期

高淳花

淳熙 南宋孝宗之年號
灑掃 毛詩東山 洒掃宮室
曰洒灑掃拚也

嘉禾一統志嘉興府宋嘉禾
郡同嘉禾墩在府城東北四
里杉青閣後即吳時生嘉禾
之地也

十局頭首傳燈卷六百丈大
智禪師禪門規式置十務謂之寮舍每局首領一人管多人營事令各司其局也主寮者目為飯
頭主菜者目為菜頭他皆倣此

嘆美叢林
敬中惠上下
共浸殆
不可改西

四郡所至競業以行道建立為心
淳熙五年退西湖淨慈有偈曰六年灑
掃皇都寺瓦礫翻成釋梵宮今日功成
歸去也杖頭八面起清風士庶遮留不
止小舟至嘉禾天寧未幾示疾別眾告
終行實

月堂昂和尚曰昔大智禪師慮末世比
丘驕惰特製規矩以防之隨其器能各
設攸司主居文室眾居通堂列十局頭

如身之使臂木選卷十一
曹元首六代論海內之勢
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
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
翼戴在傳耶公九年翼戴不
子而加之以共
拳之中庸得一善則拳々服
膺弗失之矣註拳々奉持自
憚々憚々小心如臨于谷

睽々音圭科視也
倫ハインガシキ中ニ安逸ヲ偷ニテ見ル

首之嚴肅如官府居上者提其大綱在
下者理其衆自使上下相養如身之使
臂臂之使指莫不率從是以前輩遵義
翼戴拳々奉行者以先聖之遺風未泯
故也比見叢林衰替學者貴通才賤守
節尚浮華薄真素日滋月浸漸入澆漓
始則偷安一時及玩習既久謂其理之
當然不謂之非義不謂之非理在上者
憚々焉畏其下在下者睽々焉伺其上

役取如
副司知寮

室別下

批九

明諸方為
人不諱言
喻他妨
悟門

井言九傳傳公六年卻師曰
幣重言井誘我文選卷十陳
孔璋檄吳將校部曲文說誘
井言懷室小惠
屠檣宰殺曰屠殺戮曰檣又書也

彦聖木學人之彦聖其心好
之註彦義士也聖通明也
舜和尚續傳所二十四雪峰
禪師法嗣福州西禪慧舜
禪師真定府人云云此人欲
妙湛續傳所十九法雲善本
禪師法嗣福州雪峰思慧妙
在禪師錢塘命也子

通也徒也相稱也
昔人種瓜一未考

提聖禮記聖制聖自者不提
聖
淫流蕩也污穢也

平居則井言屈體以相媚悅得問則狠
心詭計以相屠猶成者為賢敗者為愚
不復問尊卑之序是非之理彼既為之
此則効之下既言之上則從之前既行
之後則龍衣之烏乎非彦聖之師兼願力
積百年之功其蔽固則莫能革矣
與舜和尚書
用堂住淨慈最久或謂和尚行道經年
門下未聞有弟子得不辜妙湛乎月堂

或人又
好相子
一向ノヲモハントコナラモトイフヤ

不對他日再言之用堂曰子不聞昔人
種瓜而愛甚者盛夏之日方中而灌之
瓜不旋踵而於敗何也其愛之非不勤
然灌之不以時適所以敗之也諸方老
宿提挈衲子不觀其道業內充才器宏
遠止欲速其為人速審其道德則淫汚
察其言行則乖戾謂其公正則邪佞得
非愛之過其分乎是正由日中之灌瓜
也予深恐識者笑固不為也 北山記聞

北山記聞

懇待至誠

明古人事

佛如孝子

一交

燃頂煉臂梵網經若佛子應以好心先學木末威儀經律廣開解義味見後新學菩薩有百里千里來求木末經律應如法為說一切苦行若燒身燒臂燒指若不燒身臂指供養諸佛非出家菩薩

明古人寬
大庸流
不及

弟子孟蘭盆終五南山秋云
字在戒後各之乃為解
從我生名之乃子口維一終弟子孟蘭盆終五南山秋云

用堂曰黃龍居積翠因病三月不出真淨宵夜懇禱以至燃頂煉臂仰祈陰相黃龍聞之責曰生死固吾分也尔參禪不達理若是真淨從容對曰叢林可無克文不可無和尚識者謂真淨敬師重法其誠至此他日必成大器北山記聞用堂曰黃太史魯直嘗言黃龍南禪師器量深厚不為事物所遷平生無矯飾門弟子有終身不見其喜怒哀者雖走使

從我生名之乃子口維一終弟子孟蘭盆終五南山秋云

毅然言義取也

建炎通鑑綱目續編十二卷

宋高宗建炎四年庚戌鼎州人鍾相作亂陷澧州自金人去潭州群盜大起相嘗以左道惑眾因結集忠義以捍賊為名自稱禁主改元天載寇澧州陷之綱三月孔彥舟獲鍾相送行在誅之

文殊導續傳燈卷二十九木手勳禪師法嗣帝德府文殊心尊禪師眉州徐氏子至人善子道遙遊至人無已

明古人吉已
禍福過
一味
明古人吉已
禍福過
一味
愚生石一

致力之輩一以誠待之故能不動聲氣而起慈明之道非苟然也一本見于黃童石刻用堂曰建炎己酉上巳日鍾相叛於豐陽文殊導禪師厄於難賊勢既盛其徒逸去師曰禍可避乎即毅然處于文室竟為賊所害無垢居士跋其法語曰夫愛生畏死人之常情惟至人悟其本不生雖生而無所愛達其未嘗滅雖死而無所畏故能臨死生禍患而不移其所

黃童南禪師

明不如此
已善有文字
妨他悟門

眉州一統志七十一東至成都府仁壽縣界八十里西至雅州名山縣界八十里南至嘉州夾江縣界一百二十里北至成都府新津縣界八十里
心聞貴和尚續傳灯卷三十
三寶主謀禪師法嗣萬年心聞曇貴禪師永嘉人
天禧宋三世真宗年號
籠絡文選卷一班孟堅西都賦籠山絡野註籠絡猶言用籠

一變論語雍也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直政宋徽宗年號政和直和畧之缺
碧岩集山名也四悟禪師在此作評唱觀音寶頌石為碧岩集

宗師其人乎以師道德節義足以教化
叢林至範後世師名正導眉州丹稜人
佛鑑之嗣也一本見于廬山岳府惠大師之記聞蓋惠乃鑑相之小女也矣
心聞貴和尚曰教外別傳之道至簡至要初無它說前輩行之不疑守之不易
天禧間雪竇以辯博之才美意變弄求新琢巧繼汾陽為頌古籠絡當世學者宗風由此一變矣逮直政間圓悟又出己意離之為碧岩集彼時邁古淳全之

于別頌問二八三三有取捨
四悟蘇陽一增句過

寧道者續傳灯二十五五祖演法嗣潭州開福道寧禪師
歛溪汪氏子
心術說之邑中道也又心術說記心術形焉

紹興南宋光宗年號

關孟子序揚墨塞路孟子錄而關之廟也
援正字通救助也
劇須殊劇甚也然令從戲也訓而可

士如寧道者死心靈源佛鑑諸老皆莫能廻其說於是新進後生珍重其語朝誦暮習謂之至學莫有悟其非者痛哉學者之心術壞矣紹興初佛由入閩見學者牽之不返日馳月騫浸漬成蔽即碎其板闢其說以至祛迷援溺剔繁撥劇摧邪顯正特然而振之衲子稍知其非而不復慕然非佛日高所遠見衆悲願力救末法之蔽則取林大有可畏者

眉州下

四上

瞠目視也

瞠音搜以刀

被物也

白丁以名地多

小人風穴德

匪教年未和

孰是

明乎少禪病自知則皆受用三昧

矣 与張子韶書

平聞曰：衲子因禪致病者，多有病在耳目者，以瞠眉努目，側耳點頭為禪；有病在口舌者，以顛言倒語，胡喝亂喝為禪；有病在手足者，以進前退後，指東劃西為禪；有病在心腹者，以窮玄究妙，超情離見為禪。據實而論，無非是病，惟本色宗師明察幾微，自擊而知，其會不會入門而辨，其到不到，然後用一錐一劄，脫

古云千人之秀 禮記三代

英注疏倍入曰：茂十人曰選，倍選曰後，十人曰英，倍英曰賢，方人曰傑，倍傑曰英。

風光之白丁僧室傳一汝州風光，沿章後唐長興二年，濟水見草屋數椽，依山如逃亡人家，問田父，此何所，田父曰：古風光寺，世以律居，僧物故，又歲亂，眾棄之而去，餘伽像鼓鐘耳，風光曰：我居之所，平田父曰：可風光入留止，凡乞村落，夜燃松脂，單丁者，七年檀信為新，成叢林。

劉禹錫陋室銘曰：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

藥山之牛欄，虛堂錄普說曰：如藥山和尚遊山，到澧陽，見人家有一座山，好，便要化他，建道場，百姓不從，便入他牛欄，裏坐禪，人家被惱，之不已，乃牽牛，臥屋裏，縱火燒却牛欄，他只在牛欄基坐禪，太守聞得，與之買山，建一所庵，庵之曰牛欄，後來成叢林。

搭滯

脫也言未脫

證猶有疑礙

今用一錐一劄

便其超然

契本心不存

聖辱落處

依級橫自在

而已

白丁前漢昏

且一郡陽信

之敵白往之

白注師古云

若今言白丁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常公之大梅傳，灯七，大梅山，法常禪師章初參大寂，問如何是佛，大寂曰：即心是佛，師即大悟，唐貞元中，居于大梅山，鄞縣南七十里，梅子真，甲隱明主者，而洪化及万物，慈明之荆楚，事義慈明，未見神甲，扣之前，流寓荆楚，之間，眾皆易之，宰訓上卷，昔慈明放意於荆楚，問悠悠之語，雄雉瞻彼日月，悠悠我心，註悠悠之思之長也。

其庶幾攻其搭滯，驗其真假，定其虛實，而不守一方，便昧乎變通，俾終蹈於安樂無事之境，而後已矣。語錄。心聞曰：古云千人之秀，曰英，萬人之英，曰傑，衲子有智行，聞于叢林者，豈非近英傑之士耶？但能勤而參究，去虛取實，各得其用，則院無大小，眾無多寡，皆從其化矣。昔風光之白丁，藥山之牛欄，常公之大梅，慈明之荆楚，是當此之時，悠

卷下

四十三

叔世韻會末世曰叔世

言移慢也

環璽字彙璽璽琦璽也

義主環璽

同波莊靜天道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註同波同流也

千歲一遇文選十一章私

帝博東論曰誠千歲之嘉會

百世之良遇也

從微而至著國語積微至著

積小而成大易下象傳君子

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麻非徑也說也 知音審况也

之徒若以位負相求必見而說之

據師席登華座萬指圖遠發輝佛祖叔

世之光明叢林孰不望風而拜矧前輩

皆負環璽之材英傑之氣尚能區區於

未遇之際含耻忍垢混世同波而若是

况降茲者坎鳥乎古猶今也此猶彼也

若必待藥山風穴而師之千載一遇也

若必待木梅慈明而友之百世一出也

蓋事有從微而至著功有積小而成大

未見不學而有成不修而先達者若悟

此理師可求友可擇道可學德可修則

天下之事何施而不可古云知人誠難

聖人所病况其他乎 与竹菴書

拙菴佛照光和尚初參雪堂於薦福有

相者一見而器之謂雪堂曰衆中光上

座頭願方正廣願豐願七處平滿他日

必為帝王師 孝宗皇帝淳熙初召對

稱旨留內觀堂七宿行遇優異度誠前

拙庵續傳灯也 一木惠東法
嗣慶元府育王佛照德光禪
師臨江軍彭人子

願說文項願

七處平滿 法界次第三十二

相十七兩足十兩手兩肩項

中七處滿

孝宗皇帝 宋史新編本紀十

孝宗諱昚字元永太祖七世

孫也

明庸流士
非可及

明林下之人
以謹言可
助道業

明道者
不可生倦
退

明寬大而
不塞諫
道

虞尹文丞相 宋史列傳一百

四十二虞先文字 彬甫隆州
仁壽人也隆興八年二月授
允文特進左丞相

伊呂史記 融本紀或曰伊尹
處士湯使入聘迎之五及然
後肯往 史記齊世家 呂尚
蓋嘗窮困年老矣以漁釣奸
周 而伯云 殷湯王之臣與語
大說曰 自吾先君太公曰 當
有聖人 適周 周以興 予真是
耶 陪級 上陪極也 下次也

箕踞 漢書張耳陳餘傳 箕踞
師古註 箕踞者謂申兩脚其形如箕

來賜佛照之名聞于天下

記

拙菴謂虞尹文丞相曰 大道洞然本無
愚智譬如伊呂起於耕漁為帝王師誰
可以智愚階級而能擬哉 雖然非大才
夫其孰能與焉 廣錄

拙菴曰 野庵常言 黃龍南禪師寬厚忠
信恭而慈愛 量度疑遠 博學洽聞 嘗同
雲峰悅遊湖湘 避雨樹下 悅箕居相對
南獨危坐 悅瞋目視之 曰 佛祖妙道不

是三家村古廟裡土地作死模樣 兩楹
首謝之危坐愈甚 故黃太史魯直稱之
曰 南公動靜不忘恭敬 真叢林主也

拙菴集

拙菴曰 率身臨衆 要以智遣妄 除情須
先覺背覺 合塵則心蒙蔽矣 智愚不分
則事紊亂矣 畫監寺書

拙菴曰 佛鑑住太平高菴 充維那 高菴
齒少氣豪 下視諸方 少有可其意者 十

畫監寺 續傳 二十九 太平
勤法嗣 靈岩畫禪師 無錄 此
人欬

捷所取之物也。猶擊木意。物也。凡擊之有毛者皆名為捷。

聖人言以理。楊子方音君

子或曰。聖人自恣歟。何言之多端也。曰。未親禹之行水。於一東一北。行之無礙也。君子之行無礙乎。如何直行也。水避礙則通於海。君子避礙則通於理。蓋自古語。平水考。以方庵。言通理。大虫之疑礙。柱石前漢書。霍光列傳。延年為國柱石。師古曰。柱者梁下之柱石者。美柱之礎也。言大臣負國重任。如屋之柱及其石也。芥蒂。漢書。賈誼列傳。細故芥蒂。芥何足以疑。師古曰。芥蒂。小鯁也。

日齋時。鳴捷見行者。別器置食于佛鑑前。高菴出堂。厲聲曰。五百僧善知識。作這般去。就何以範模。後學佛鑑如不聞見。逮下堂詢之。乃水蘆菜。蓋佛鑑素有脾疾。不食油。故高庵有愧。詰方丈告退。佛鑑曰。維那所言甚當。緣慧懃病。乃耳嘗聞聖人言。以理通諸礙。所食既不優於衆。遂不疑也。維那志氣明遠。他日當柱石宗門。幸勿以此芥蒂。逮佛鑑遷智。

海高菴過龍門。後為佛眼之嗣。拙菴曰。大凡與官負論道。酬酢須是刻去。知解勿令他坐在窠窟裡。直要單明。向上。一著子。妙喜先師嘗言。士大夫相見。有問即對。無問即不可。又須是箇中人。始得此語。有補於時。不傷住持之體。切宜思之。與真化普菴書。

養士。今稱住持者。多不以衆人為心。善養物主之仁者。善。拙菴曰。地之美者。善養物主之仁者。善。養士。今稱住持者。多不以衆人為心。善。

明相見之際。不容容易。

明主者。落小人機中。少者根。本。

真化普庵。增維傳。灯六黃。龍忠禪師法嗣。遠別慈化普庵。印甫禪師。宜春縣余氏子。

法嗣隨州大洪老衲祖證禪師潭州潘氏子此人乎

說百人按群凡

梁老續傳卅三十三木鴻果
法嗣隨州大洪老衲祖證禪
師潭州潘氏子此人乎
可親不可疎——禮記儒術儒
有可親而不可却也可近而
不可迫也可殺不可辱也其
居處不活其飲食不溲
干將鑊錮吳越春秋卷二請
干將鑊作名劍二枚曰干
將二曰莫耶莫耶干將之妻
也於是干將妻乃斷髮剪爪
投於炉中使童女童男三百
人鼓鑪將炭金鉄刀濡遂以
成劍陽曰干將陰曰莫耶

已所欲惡聞善言好蔽過惡恣行邪行
徒快一時之意返被小人就其好惡取
之則住持之道安得不危乎 与洪老書
拙菴謂野菴曰丞相紫嵩居士言妙喜
先師平生以道德節義勇敢為先可親
不可疎可近不可迫可殺不可辱居處
不滯飲食不溲臨生死禍患視之如無
正所謂干將鑊錮難與爭鋒但虞傷缺
耳後如紫嵩之言 幻菴記聞

成叙陽曰干將陰曰莫耶 梓林宮前香詩外行見

合注海有九轉回水凝復其水至深其故乃九淵

末學膚受——末學第三張平子東京賦若客所謂末學膚受貴耳而賤目者也 註末學謂不經
根本膚受謂皮膚之不經於心
曾貴耳謂東京先生笑公子以
京為貴以東京為賤也
山不厭高 文選魏武帝短歌
行山不厭高海不厭深
四溟 以東西南北四海為四
溟 宣彙說文溟海也十洲記
水黑色謂之溟
九淵 利黃帝 鯢旋之潘為
淵 山水之潘為淵 流水之潘
為淵 濫水之潘為淵 涿水之
潘為淵 沔水之潘為淵 雍水
之潘為淵 沂水之潘為淵 肥
水之潘為淵 是為九淵焉

拙菴曰野菴住持通人情之始終明最
林之大體嘗謂予言為一方主者須擇
有志行衲子相與毗贊猶髮之有梳面
之有鑑則利病好醜不可得而隱矣如
慈明得楊岐馬祖得百丈以水投水莫
之逆也 幻菴集
拙菴曰末學膚受徒貴耳賤目終莫能
究其奧妙故曰山不厭高中有重崑積
翠海不厭深內有四溟九淵欲究大道

明林下士專以向上宗旨可為懷

四十七

詳評音若朝帝... 有初至急... 樹

明學者以不
退不可求
速成

優游禮儒
注注優游
用之和也

明光明自難
幸中生令人
不然

謙謙... 吾朝解脫
上人... 岩屋... 芝草... 步香... 桑君... 入十餘年... 與語曰... 與公公... 出其懷中... 上池之水... 乃悉取其... 忽然不見...

觀老佛照光禪師法嗣東禪
性空智觀禪師跋

蓬華家諸儒有一畝之宮環
堵之室算門圭荇蓬戶瓊
以編蓬為戶易衣而出并日而食
磊々落落... 林國春秋後趙石勒傳大丈夫行事當磊々落落如日月皎然
願指如意... 波旬... 詎也... 正言波早夜此云惡緣出世魔王名也

洋々然中庸洋々乎... 趙趙... 行不進豹孫曰跋踏也

擢金列子昔齊人有欲金者清且衣冠而之市適獲黃金者之所自擢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
人皆在焉子擢人之金何對
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
滄公上池之水... 扁鵲倉公... 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 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 與公公... 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 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 乃悉取其禁方書畫與扁鵲... 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

要在窮其高深然後可以照燭幽微應
變不窮矣 与觀老書

拙菴謂尤侍郎曰聖賢之意含緩而理
明優遊而事顯所用之事不期以速成
而許以持久不許以必進而許以庶幾
用是推聖賢之意故能亘萬世而持之
無過失者乃耳 如菴集
侍郎尤公曰祖師以前無住持事其後
應世行道迫不得已然居則蓬華取蔽

洋々然中庸洋々乎... 趙趙... 行不進豹孫曰跋踏也

風雨食則鹿麋取充飢餒辛苦憔悴有
不堪其憂而王公大人至有願見而不
可得者故其所建立皆磊々落落如驚天
動地後世不然高堂廣廈美衣豐食願
指如意於是波旬之徒始洋々然動其
心趙趙權門搖尾乞憐甚者巧取豪奪
如正晝擢金不復知世間有因果事妙
喜此書豈特為博山設其拈盡諸方自
來習氣不遺毫髮如飲滄公上池之水

此章大有利
學者須再
讀

中興為後
與中興也
漢武中興
杜詩中興
中興也

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
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
結特以診脈為名耳註索隱
曰案舊說上池水謂水未至
地蓋兼取露及竹木上水取
之以和藥服之三十日當見
鬼物也

中興相庭事花卷六曰王室
中否而再興謂之中興如周
之宣主漢光武唐之中宗
秋文選卷三十七諸葛孔明
出師表此誠危急存亡之秋
也註善曰歲以秋為功畢故
以喻時之要也

供豫書康誥往盡乃心無康好
逸豫乃其入民增韻逸豫與佚同
主上事物紀原司馬遷作史記凡
指斥君尊不正言但稱曰上太
史公書漢武本紀曰今上恭
遜曰上尊位所在不敢媒言尊
尊之意也

洞見肝腑若能信受奉行安用別求佛
法見靈隱石刻

侍即亦公謂拙菴曰昔妙喜中興臨濟
之道於凋零之秋而性尚謙虛未嘗馳
騁見理平生不趨權勢不苟利養嘗曰
萬事不可佚豫為不可奢態持蓋有利
於時而便於物者有其過而無其功者
若縱之奢佚則不濟矣不肖佩服斯言
遂為終身之戒老師昨者遭遇主上

以上言利於時便物者以下言佚豫奢態不可者

然侍者大惠法嗣可庵然欽

密庵傑增續傳燈一應庵華
法嗣四明天童密庵感傑禪
師福州鄭氏子南岳下十七卷也

留宿觀堂實為佛法之幸切莫不倦悲
願使進善之途開明任眾之道益大庶
幾後生晚輩不謀近習各懷遠圖豈不
為叢林之利濟乎然侍者記聞

密菴傑和尚曰叢林興衰在於禮法學
者美惡在乎俗習使古之人巢居穴處
澗飲木食行之於今時則不可也使今
之人豐衣文采飯粱鬻肥行於古之時
亦不可也安有它哉習不習故夫人朝

聖賢遺藏
虛名可棄
華務宜收
隱其跡而
和光同塵也

施同諫 施司言 傳宋史列傳
五十八 施師默 傳宋史列傳
百四十四 施同諫 者此二人
之中不知何是 事文類聚
新集十一 唐武后無拱中 置
左右 補闕左右 拾遺二員 以
掌供奉 諷諫 宋端拱元年 改
左右 補闕為 左右同諫
悟首座 增續傳燈卷二 密庵
傑 法嗣 杭州 靈隱 笑庵 了悟
禪師 姑蘇 人
毀方凡合 家語 儒行 毀方而
瓦合 註 去已之木 圭角 下與
衆人 小令 禮記 三九 卷 儒行 第
四十一 條 有情 字 而不 窮 篤 行 而 不
者 陶 瓦 之 瓦 其 初 則 同 詞 而 為 四 其 形 則 方 毀 其 同 以 為 方 合 其 力 而 復 同 蓋 於 涇 洛 中 未
曾 無 分 弁 故 曰 寬 裕 有 郭 此 者 也

夕見者為常 必謂天下事正 如此
且驅之就彼 去此非獨生疑 而不信 將
恐亦不從矣 用是觀之 人情安於所習
駭其未見 是其常情 又何足怪 與施同諫
密菴謂悟首座曰 叢林中 惟泐人 輕懦
少立子之才 器宏大量 度淵容志 尚端
確 加以見地 穩密 他日未易言 但自韜
晦 無露圭角 毀方瓦合 持以中道 勿為
勢利少枉 即是不出塵勞 而作佛事也

嫉妬 妬自名利 不妒他業 曰嫉妬
又言 賢曰嫉妬 忌色曰妬

妬賢嫉能 史記八 高祖本紀
項羽 妬賢嫉能 有功者害之
賢者疑之
有一千斯 在傳 宣公二年 慶
退 數而言 言不忘 恭敬 民之主也
賊 民之主 不忠 非君之命 不信
有 一於此 不如死也
岳和尚 增續傳燈 二 密庵 傑
法嗣 杭州 靈隱 松源 崇岳 禪
師 姓 吳氏 此人 歟

與策菴書

密菴曰 應菴先師 嘗言 賢不肖 相及 不
得不擇 賢者 持道德 仁義 以立身 不肖
者 專勢利 詐佞 以用事 賢者 得志 必行
其所學 不肖者 處位 多擅私心 妬賢 嫉
能 嗜慾 苟財 靡所不至 是故 得賢 則叢
林 興 用不肖 則廢 有一千斯 必不能安
靜 見于岳和尚書 一 妬 曰 且 且 且
密菴曰 住持有三 莫事 敏 莫 懼 無 事 也

在旁
人ノ大鏡
手ヲ見シトカ
ノ我身ノ文
ニヤトクモシラ
因心口如雲
耳露

當然是非不可不辨今指好是
非之人也
慧侍者董石田法嗣愚極慧
歎

普慈續傳灯世二徑山果法
嗣福州雪峰崇聖普慈灌
禪師歎

順受孟子畫心莫非命也順
受其正

管見文選東方曼倩答客難
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

險說太選范蔚宗後漢書
帝紀論閨房肅雍險說不行
者也實覺險說不平之言

管見小見也管窺天能見多許不識易暗短而無高明遠大之見者
精心多疑曰猜意多憤曰心謂心火之火思記人之小過是也非也

尋是非莫辨住持人達此三事則不
外物所惑矣 慧侍者記聞

密菴曰衲子履行頗邪者有不善之迹
者叢林互知此不足疾惟眾人謂之賢
而內實不肖者誠可疾也 与普慈書

密菴謂水菴曰人有毀辱當順受之詎
可輕聽聲言妄陳管見大率便佞有類
邪巧多方懷險說者好逞私心起猜忌
者偏廢公議蓋此輩趨尚狹促所見暗

短固以自異為不群以沮議為出眾然
既知我所用終是而毀謗固自在彼久
自明不須別白亦不必主我之是而
觸於人則庶可以為林下人也 与水菴書

自得輝和尚續傳灯世四禾
童覺禪師法嗣杭州淨慈自
得慧暉禪師會稽張氏子

簡堂續傳灯世一護國元禪
師法嗣台州國清簡堂行機
禪師本郡人姓楊氏

訂韻會居場切說文面相告
訂也論語惡訂以為直者註
政發人陰私也 作訂非也當
自得輝和尚續傳灯世四禾

自得輝和尚續傳灯世四禾
童覺禪師法嗣杭州淨慈自
得慧暉禪師會稽張氏子

簡堂續傳灯世一護國元禪
師法嗣台州國清簡堂行機
禪師本郡人姓楊氏

自得曰大智禪師特叔清規扶救末法

此言新壞也隋書

條理也玉振之者終條理也
註條理猶言脈絡

有老成者詩蕩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註老成人舊臣也典刑舊法也

舉一綱則文字開朗篇薛
收問政於仲長子光子光曰

舉一綱衆目張弛一機萬事
中子予曰子光得之矣

一機說文機主器謂之機
易孫辭云機事不密則害成

賊正字通害之又凡偷盜却社皆日賊今取偷盜義

混淆前漢書七六董仲舒列
傳廣耻實亂賢不肖渾散註

師古曰渾散雜也
良玉未剖北史卷五十一

蘇綽傳良玉未剖與瓦石相
類名驥未馳與駑馬相雜及
其剖而瑩之馳而試之玉石

駑驥然後始分
或菴續傳世一護國元禪
師法嗣鎮江府焦山或庵師
體禪師台列羅氏子

比丘不正之蔽由是前賢遵承奉七志

行有教化有條理有始終紹興之末最

林尚有老成者能守典不敢斯須而
去左右近年已來失其宗緒綱不綱紀

不紀雖有網羅安得而正諸故曰舉一
綱則衆目張弛一機則萬事墮殆乎綱

紀不振叢林不興惟古人體本以正末
但憂法度之不嚴不憂學者之失所其
所正在於公今諸方主者以私混公以

未正本上者苟利不以道下者賊利不
以義上下謬亂實主混淆安得衲子向
正而叢林之興乎与尤侍郎書

自得曰良玉未剖瓦石無異名驥未馳
駑駘相雜逮其剖而瑩之馳而試之則

玉石駑驥分矣夫衲子之賢德而未用
也混於稠人中竟何辨別要在高明之

士以公論舉之任以職事驗以才能責
以成務則與庸流迥然不同矣与或菴書

或菴鍾江
馬祖又問不與萬法為侶是
什麼人祖曰待爾一口吸盡
西江水即向汝道十豁然本
悟作頌曰十方同聚會箇箇
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
第級

高量事死
之量度便
不失於中
乎以各得其
題日是及差
之誤題今借
用指近仙之
謂之三句
之機用也老
杜詩筆落
敬三凡雨等
白可并按

馬祖選佛頌碧岩之評雁居
士參馬祖在頭兩處云云後參
馬祖又問不與萬法為侶是
什麼人祖曰待爾一口吸盡
西江水即向汝道十豁然本
悟作頌曰十方同聚會箇箇
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
第級

或菴體和尚初參此菴元布袋於天
護國因上堂舉雁馬選佛頌至此是選
佛場之句此菴喝之或菴大悟有投機
頌曰商量極處見題自途路窮邊入
場拈起毫端風雨快這回不作探花郎
似此匿迹天台丞相錢公象先慕其為
人乃以天封招提勉令應世或菴聞之
曰我不解懸羊頭賣狗肉也即宵遁去
乾道初瞎堂住國清因見或菴讚圓通

南宋孝宗年號
續傳燈二十八曰悟勤法嗣歸安府靈隱瞎堂遠禪師生於眉山金池鎮彭氏

長安一統志三十三西安府
江心一統志四十八温州府
寺觀部載江心寺
編說文徐日言疾速也又
詩緝二翻七注往未白八

如合符契文選十表彙伯
國名臣序贊君臣相體差合
符契

像曰不依本分惱亂眾生瞻之仰之有
眼如盲長安風月貫今昔那箇男兒摸
壁行瞎堂驚喜曰不謂此菴有此兒即
遍索之遂得於江心固於稠人中請充
第一座
天台野錄
或菴乾道初翩然訪瞎堂于虎丘始蘇
道俗聞其高風即詣郡舉請住城中覺
報或菴聞之曰此菴先師囑我他日逢
老壽止今若合符契矣遂忻然應命蓋

五十三

若曾言南書老更若松岩帝

以悟為則為山警策研究法

行到水窮處一丑體詩下主

維題終商別業詩中歲頗好

道晚家南山陲興來每獨往

勝事空自知行到水窮處坐

看雲起時偶然值林叟談笑

滯還期
歸者如市
垂垂梁東主下從之者如飯市

覺報舊名老壽菴也 虎丘記聞

或菴入院後施主請小參曰道常然而

不渝事有蔽而必變昔江西南嶽諸祖

若稽古為訓考其當否持以中道務合

人心以悟為則所以素風凌然逮今未

泯若約衲僧門下言前薦得屈我宗風

句下分明沉埋佛祖雖然如是行到水

窮處望看雲起時由是緇素喜所未聞

歸者如市 語錄異此

晉各列傳十三王衍傳云朝野翕然謂之

翕然 亦選十二曹子建 軍謀 只翕然鳳舉

然鳳飛良 杜拘不依軌軌 杜不願人情 杜拘

拍盲拍拘也自不能行拘人有所

行也

○漢晉律曆志注石 者大也 權之大者

待即曾公遠 排韻卷五曾懋

曾開曾幾兄弟榮貴懋尚書

開幾侍郎懋二子迪造幾子

近後其偏一也明此可學道矣

或謂詩即曾公遠曰學道之要如衡

石之定物持其平而已偏重可平推前

至虎丘瞻堂曰這箇山巒杜拘子放拍

盲禪治你那一隊野狐精或菴聞之以

獨會曰山巒杜拘得能憎領眾匡徒似

不曾越格倒拈苦蒂柄拍盲禪治野狐

僧瞻堂笑而已 記聞

宋史列傳 百四十一出傳 中不見為 倚郎 衡石衡 佳衡也 石者 周語周 若之解若

見于曾 公書

論善取林
大休古今
綱要

論善曰昔有文身性極多持多持多
工之文身取水會三相施之義也
真道人活著之義
更業之義多持多持多持多持多持多
テアトカラ格ヲ錢和誠カナ
無能住持ヲ可憐可憐

故曰叢林保一未考

明主者利
濟至要
實可貴

賢衲子喬得賢臣則魚而治邦
法門得賢衲子則叢林永賴
藏賢孟子離婁下言無天不
祥不祥之實救賢者當之

或菴曰道德乃叢林之本衲子乃道德
之本住持人棄厭衲子是忘道德也道
德既忘將何以修教化整叢林誘來學
古人體本以正末憂道德之不行不憂
叢林之失所故曰叢林保於衲子衲子
保於道德住持無道德則叢林廢矣

見于簡堂書

或菴曰夫為善知識要在知賢不在自
賢故傷賢者愚蔽賢者暗嫉賢者短得

一味

焦山一統
志十二鎮
江府寺
觀部出之

說古人道
厚子

圓極續傳世三雲居如禪
師法嗣太平州隱靜圓極
峯禪師台城人也此人乎
翻々隻履傳世三達磨童端
居而逝即後魏孝明帝太和
十九年丙辰歲十月五日也
後三歲魏宋雲奉使西域迴
遇師于葱嶺見手携隻履翻
々獨逝

陶泓退之毛穎傳毛穎與
人陳玄弘農陶泓相友善

得之揚也哀而至痛

一身之榮不如得一世之名得一世之
名不如得一賢衲子使後學有師叢林
有主也與圍極書

或菴遷焦山之三載是淳熙六年八月
四日也先示微恙即手書并硯一隻別
郡守侍郎曾公逮至中夜化去公以唱
悼之曰翻々隻履逐西風一物渾無布
袋中留下陶泓將底用老夫無筆判虛
空

行狀叢林盛衰上載此設有田共

此曾公自謂我老夫面壁坐禪而焦山未後光明蓋天蓋地如圓蓋亦誠難哉

明主者
利物根

判虛堂王常侍視事次
米和尚至王公乃奉筆米公
還判得虛堂否公獨筆
入廳傳灯十一出

大折大短折也折中絕義
詳三上出若死七日

瞎堂遠和尚曰學道之士要先正其心
然後可以正已正物其心既正則萬物
定矣未聞心治而身亂者佛祖之教由
內及外自近至遠聲色感於外四肢之
疾也妄情發於內心腹之疾也未見心
正而不能治物身正而不能化人蓋一
心為根本萬物為枝葉根本壯實枝葉
榮茂根本枯悴枝葉大折善學道者先
治內以敵外不貪外以害內故導物要

顏子即萬姓統譜廿六宋朝顏峻復子字東仲靠從呂榮公學呂居仁為濟陰去簿時東仲適
在曹南堂贈居仁詩云念昔從學日同升夫子堂夫子蓋謂榮陽公也達矣中累官至下侍

褚小者一莊子乘樂褚小者不可以懷天綆短者不可以汲深

力小不可以任天之意
禪林云褚者格也琴倫將此意

鷓鴣夜撮蚤一莊子秋水鷓鴣
鷓鴣夜撮蚤察毫末畫出瞋目
不見丘山言殊性也註鷓鴣訓
孤也梟也夜則眼明見目則
暗性不同也

靜南堂續傳灯二十五五祖
演法嗣彰列木隨南堂元靜
禪師後名道興閱之五山木
儒趙公約仲之子也

範和尚未考長靈至百下見
九百詩巷伯寺人孟子作為
此詩九百君子敬而聽之

在清心正人固先正已心正已立而萬
物不從化者未知有也與顏侍郎書
瞎堂謂或菴曰人之才器自有大小誠
不可教故褚小者不可懷天綆短者不
可汲深鷓鴣夜撮蚤察秋毫畫出瞋目
而不見丘山蓋分定也昔靜南堂傳東
山之道穎悟尚奧深切著明速應世住
持所至不振圍悟先師歸蜀同範和尚
訪之大階見靜率略九百弛廢先師終

五十六

南堂依正京贊曰悟章云
師住昭覺聞南尚遠俗
而憶之云

明古人道
令感人意

番陽一統志卷五十隴廬都
陽郡改置饒州大業初復為
都陽唐初為饒州屬河南西
道

不問回至中路範曰靜與公為同參道
友無一言啓迪之何也先師曰應世臨
衆要在法令為先法令之行在其智能
能與不能以其素分豈可教也範領之

虎丘記聞

崇林盛事云住饒之第山十七年

簡堂機和尚住番陽筦山僅二十載美
藜飯黍若絕意於榮達嘗下山聞路傍
哀泣聲簡堂惻然建詢之一家寒疾僅
亡兩口貧無斂具特就市賃棺葬之鄉

死機頭明尚上受七以物本是脛身之物也若有具眼衲子真下美意口若受別化其病亦除通身輕快
云々神林空訓見

侍郎李公椿年萬姓統譜七十二浮梁人政和間進士歷同農丞度支郎中後知饒州致仕初
母喪于甲都徒步護喪數葬
有其露之祥所著有易傳十
卷文集十卷

人感嘆不已侍郎李公椿年謂士大夫

樞密事文類聚新集十七群
書要語樞密院掌天子之機
務及天下邊境軍馬之政令

曰吾鄉機老有道衲子也以慈惠及物
筦山安能久處乎會樞密注明遠宣撫
諸路達于九江郡守林公叔達庶圓通

汪明遠萬姓統譜四十五注
徹字明遠婺源人登進士除
監察御史云云

法席迎之簡堂聞命乃曰吾道之行矣
即忻然曳杖而來登座說法曰圓通不

林公叔達未考

開生藥鋪單口只賣死貓頭不知那箇
無思等喫著通身令汗流縑素驚異法

懶菴集續傳灯世二徑山果
法嗣福州西禪懶菴鼎需禪
師集跋

帝因茲大振懶菴集

明衲子調
卷長短
道熟示

梁棟脊木曰棟負棟曰梁

詞結

上吐下語不相當也又坎坤也

說文相定也又荀子注

橫楠榱說木榱秦名為屋椽

周謂之榱齊謂之楠楠說

木楠榱也椽方曰楠

榱枋說木榱柱也枋木可作

軍徐曰按字書檀木也

崇高易上繫辭崇尚莫大乎

富貴

齟齬文選七宋玉九辨曰圓

齟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齟齬

而難入令取不為之儀

遺風餘烈文選十一沈休文

宋書謝靈運傳論曰遺風餘

烈事極江右烈猶光也

簡堂曰古者修身治心則與人共其道

與事立業則與人共其功道成功著則

與人共其名所以道無不明功無不成

名無不榮今人則不然專己之道惟恐

人之勝於己又不能從善務義以自廣

也專己之功不欲他人有之又不能任

賢與能以自大也是故道不免於蔽功

不免於損名不免於辱此三者乃古今

學者之大分也

別之儀

簡堂曰猶如種樹方榮而伐之可以終

樵新將盛而伐之可以作榱楠稍壯而

伐之可以充榱枋老大而伐之可以為

榱棟得非取功遠而其利大乎所以古

之人惟其道固大而不狹其志遠與而

不近其言崇高而不卑雖適時齟齬窮

飢寒殆亡丘壑以其遺風餘烈直百千

年後人猶以為法而傳之鄉使狹道初

容迹志求合里言事執其利以保於一

清音卷
膏潤以脂
膏運車也

果公帝宋史列傳卷一百四
十六果帝字明可台州仙居
人廢權刑部侍郎遷給事中
中晚退閑者十四年自號湖
山居士

佚老莊子太宗師佚我以老
息我以死注老而筋力衰弱
則自然安佚矣

淵明詩十三篇陶靖節集四

讀山海經按讀山海經穆天子
傳止題讀山海經

其一孟夏草木長遶屋樹林
疎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

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窮
巷隔深轍頗迴故人車

然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

覽周手傳流觀
山海圖百文甫集陶淵明讀山海經詩流觀山海圖
蓋以爲圖也

膏車詩東水載脂載漉還車言適註以脂膏塗其車使滑澤也

小衆山王季子盡心上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

二妙再書書列傳六衛璠字伯玉河東安邑人云云璠學問深博明習文藝與尚書郎索靖
俱善草書時號一臺二妙

木末曰在木之梢不久而而沒如人之元
年不久而亡也

五湖遊國語越語曰句踐滅
吳及至五湖范蠡稱於王曰
君主勉之臣不復入國矣遂
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
所終極

末光文選左木仲魏都賦彼
桑榆之末光踰長庚之初暉

蒼黃韻會蒼黃失措忽遽貌

身安有餘澤溥及于後世哉與李侍郎書

簡堂淳熙伍年四月自天台景星岩再

赴隱靜給事果公帝佚老于休休堂和

淵明詩十三篇送行其一曰我自歸林

下已與世相疎賴有善知識時能過吾

廬伴我說道話愛我讀佛書既為岩上

去我亦為膏車便欲展我鉢隨師同飯

蔬脫此塵俗累長與崑石居此崑因高

矣卓出山海圖若比吾師高此岩還不

如二我生山窟裡四面是屏顏有崑峩

景星欲到知幾年今始信奇絕一覽小

衆山更得師為主二妙未易言三我家

湖山上觸目是林丘若比茲山秀培塿

固難儔雲山千里見石泉四時流我今

絕一到已勝五湖遊四我年七十吾本

未掛殘陽縱使身未逝亦能豈久長尚

莫林間佳與師共末光孤雲俄暫出

近駭蒼黃五愛山端有素拘俗亦可

蜀南常雨日
出時則火以而
越教刻火皆著
黃也下雪則火
噬狂之至也

蜀南常雨日
出時則火以而
越教刻火皆著
黃也下雪則火
噬狂之至也

蜀南常雨日
出時則火以而
越教刻火皆著
黃也下雪則火
噬狂之至也

學士之來任
官者皆極
考乃

經書之谷師以無心而忘物也

心如死灰莊子齊物論形
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區可使
如死灰乎

醍醐涅槃經四聖行最善
男子摩訶從牛出乳從乳出
酪從酪出生酥從生酥出熟
酥從熟酥出醍醐醍醐最上
若有服者衆病皆除云云言
醍醐者喻佛性佛性者即是
如來

扶疎木遺四十五楊子雲解
朝枝葉扶疎善曰說文曰扶疎四布也蜀都賦注云茂密也
海潮音楞嚴經卷六妙音觀世音梵音海潮音註海潮要不失時狀成用也今指師說法

昨守當塗郡不識隱靜山美師來又
愧我復何言尚期無久住歸送我殘年
六師心如死灰形亦似槁本胡為枯子
歸若響答空谷顧我塵垢身正待醍醐
浴更願張佛燈為我代明燭七扶疎品
上樹入夏終成陰幾年荆棘地一旦成
叢林我方與衲子共聽海潮音人生多
聚散離別忽驚心我與師來往歲月
雖不長相看成一老風流亦異常

買惟將書買院作任持之說也又買求權貴討帖坐禪也

未央詩小雅夜未央

自負前漢高帝紀高祖乃獨
喜自負註應劭曰負恃也

浩書東游洪水方割
蕩山懷山襄陵浩滔天註
浩大貌

木機傳灯七一本沙備法嗣

枕列天龍寺重機明真大師
台州黃岩人也

小機簡堂行機見于前

一岑圓極彦岑在前

庸僧昧本來豈識西歸復買帖坐禪

一岑令世
之三師同
台州府人
誠可然耳
買帖愚謂
帖即公文
言納頭而求
彼公文據法
華之美下

坐岩上我方為聚糧儻師能早歸此
猶未央九紛上學禪者腰包競奔走
能說葛藤痴意便自負求其道德尊如
師蓋稀有願傳上衆人永光臨濟後十
吾邑多緇徒浩若雲海太機久已亡
賴有小機在仍更與一岑純全兩無悔
堂上二者禪海內共期待十一古無住持
事但只傳法旨有能悟色空便可超岸
死庸僧昧本來豈識西歸復買帖坐禪

六十一

何恃賴也
言既無好
仙法特賴何人
真也

高僧行解雙運不入世流

知止本學知止而後有定
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
所在也

中庸秀乃是萃科取士之稱
見事物記原三事文類聚
廿七等今按學士之未仕官
者皆稱秀才

此德不守和
淡則不為
不守則思
難不立

紫泥之詔後漢志九天子璽
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囊自素
裏兩端無縫尺一板中約署
具山水皆赤泥為印色至赤也

信疑較愛遠敬不明在所信之倚阻兩
不通在所疑之憂勿亡其憂在所疑
之過溺在其人有所愛其憂也

樓屋昨衛門衛門之可以

樓遲亦雅捷遲息也

高侍者聞偃溪法嗣雲峯妙
高歌

大抵漢晉師古注猶大界也

床佛法將何恃士僧中有高僧士亦有
高士我雖不為高心粗能知止師是
中人特患不為爾何幸我具師俱是隣
家子士師本窮和尚我亦窮秀才恐窮
俱已徹老肯不歸來今師雖暫別泉石
莫相猜應緣聊復爾師豈有心哉
給事吳公謂簡堂曰古人灰心泯智於
千岳萬岳之間澗飲木食若絕意於
名而一旦奉紫泥之詔韶光匿跡於

正字區乃西不巧
隱韻合脈力切又尼俱

春賤役之下初無念於榮達而卒當傳
燈火列故得之於無心則其道大其德
宏計之於有求則其名卑其志狹惟師
度量疑遠繼踵古人乃能棲遲於筓山
一十七年遂成叢林良器今之衲子內
無所守外逐紛華少遠謀無大體故不
能扶助宗教所以不逮師遠矣
簡堂曰夫人常情罕能無惑大抵蔽於
所信阻於所疑忽於所輕溺於所愛

高侍者

今借字
而不取意
予謂過
當者
過當分
之美成然
則言之
年

過當 史記卷百十一 衛將軍
驃騎列傳 斬捕虜過當
博採詩曰 意情採用又廣覽之
謂也
高異捨過趨遠曰慕 高厭常悅怪
曰好異也

古德曰 謀遠者 未考

既偏則德言不考其實遂有過當之言
疑既甚則雖實而不聽其言遂有失實
之聽輕其人則遺其可重之事愛其事
則存其可棄之人斯皆苟縱私懷不替
道理遂忘佛祖之道失叢林之心故常
情之所輕乃聖賢之所重古德云謀遠
者先驗其近務大者必謹於微將在博
採而審用其中固不在慕高而好異也
與吳給事書

明節儉
仁如大
成意

坦夷 韓文卷五贈孟東野房
蜀客詩 穎水清且寂箕山坦
而夷

註誤 說文註誤也 誤謬也 漢
景帝紀 吳王濞為逆 註誤 東
民

指拉樹無枝葉又程本也
鐘師言古季曰鐘薄曰新

衲懷蒙頭 續傳世世一簡
掌章嘗有獨曰地爐無火客
囊空雪似楊花落歲窮拾得
斷麻穿壞衲不知身在寂寥
中津梁設羊公涅槃論云乃思
却之津梁設羊公涅槃論云乃思
律處施之橋也

簡堂清明坦夷慈惠及物衲子稍有註
誤滋護保惜以成其德嘗言人誰無
在改之為美住鄱陽筓山日適值隆冬
雨雪連作饘粥不繼師如不聞見故有
頌曰衲懷蒙頭燒櫛櫛不知身在寂寥
中平生以道自適不急於榮名赴廬山
圓通請日拄杖草履而已兄者色莊意
解九江郡守林公叔達目之曰此佛法
中津梁也由是名重四方其去就真得

前輩體格歿之日雖走使致力為之涕

正

丁未 丁未 未格見解

禪門寶訓集下終

師喜者臨安府檢校徑山宗果大慧普慈禪師也江東宣列寧同美氏子嗣佛果克勤禪師南岳下十
五世也十三入投不樂世由請東山惠雲院慧濟禪師十七落髮被縵後入雲居之西古雲門寺之普高基
誅茅結庵終二十身避世湖湘轉仰山邂逅竹庵理禪師相見者頌古每篇每字訓是其時集也詳見
通載三卷

竹庵續傳十九件眼遠禪師法
嗣竟翔竹庵士拜禪師成都史氏子
南岳下十五世也
淳熙東孝宗幸寺也
荷之老僧謂淨善老師旌方至雲
居山雲門之故址老僧祖安所得
以定訓祖安未詳
靈者食紙靈也

寶訓者昔妙喜竹菴誅
藜江西雲門時共集
淳熙間遊雲居得之老
僧祖安惜其年深蠹損
首尾不完後來或見于
語錄傳記中積之十年
僅五十餘篇仍取楊岐
黃龍下至佛照簡堂諸

註禪中

大節不便。而言義說辭者喜也略也。削削也。趨威勢也。則我利也。
人我者彼欲之也。趨向也。又行而趨
足也。道者愛物當然之理人所共
由也。從者得也。行道得於心也。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美者心之制。愛之
宣也。蓋以書大意。使學者。削威勢
數利之心。人我彼欲之念。趨向道從之
理而已。
且謂加也。且推也。將且然。未必之解。
士謂有行或之於評謂元從也。
丘者土阜之高者也。
經者水曰深。無水曰經也。
志者心之所之也。願謂情希也。
蓋謂將以君子之印。造以廣流傳。
而不滯止。如有身予回志之心。視以存心若元
後者。予銀。先死。丘經中。而心志情願。滿足矣。

老遺語節草類三一。百篇
其所得有後先而不以
古今為詮。次大槩使學
者削勢利人我。趨道德
仁義而已。其文理優游
平易。無甚高誕。荒誕詭
異之跡。實可以助入道
之遠。猷也。且將刊木以

以際言其動也。上為正。下為流。向方也。

淨善以後序之。諱也。後字不耳。
雙標。當日。上。下。善。也是。東。吳。人。
也。書。者。如。也。叙。多。如。人。之。意。也。又。舒
也。舒。布。其。言。陳。於。竹。簡。者。事。也。

石版書。振者以。釋林。聖訓。四冊。考正
厚後。技字。弘教。同心。田心。之。中。中。書
藏本。借用之。

廣流傳必有一見而心許
同志之士一見而心許
者余雖老死丘壑而志
願足矣
淨善敬書
烏石程彥弼
燈場菴比丘惠信
崇因菴比丘永光永高
金堂壇比丘祖照

安慶府太平興國禪寺
住持嗣祖比丘妙機校
證

宣統元年辛未仲春月四條時心堂刊行

楊山



延寶九年辛酉年五月吉旦

小河太左衛門彫刻

用講堂訓

抄善竹庵亮新上銅菓市利能書之能先寺壁在蝦類叢社價高十五城

叙光百煉出爐東干將成功沒楚臺為勳勳人披起力肩間快怨鏡飾也

百種應也
長休教病

